

古邢國攷

劉節

邢氏立國當在殷代，卜辭中有邢方，又屢曰：『帝

妣』；而邢字不從邑作井，妣字亦有不從女作井者。史

記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彝銘有邢尸三委鐘，尸即古夷

字，則邢氏爲東方古國審矣。故乙亥父丁鼎銘曰：『佳

王征邢方』，此即殷代之邢國也；彝銘中又有邢侯，邢

伯，邢叔，邢公，邢季之名，此周代之邢國也。其字皆

作井。今所見古代璽印有井親，井係，井林，井藉，井

忘；又有邢武，邢詡，井豐，井佳；左傳僖公五年有井

伯；穆天子傳有井公；是東周以後『井』與『邢』始

別。井之作邢，若丙之作邢，匱之作匱，呂之作郚，奠

之作鄭，曾之作郚，甸之作郚，古文字例如是也。古之

邢國經傳中又皆作邢。自許慎說文分『邢』與『邢』

別，後來字書及言姓氏之學者皆沿其誤。廣韻四十靜：

『井，姜子牙後』。又十五青：『邢，戶經切；地名，

在鄭；亦州名，古邢侯國也』。又四十靜：『邢，子郢

切；邢地名』。又一先：『邢，苦堅切；地名，在河

內』。是一字分而爲四矣。其致誤之由來甚久，不可不

攷其究竟也。

卜辭中屢言『帝妣』，則妣爲邢氏之姓無疑。而自

來言姓氏者皆以邢爲姬姓。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

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襄公

二十一年：『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

廟』。國語齊語：『狄人攻邢』，韋昭注：『邢，姬

姓；周公之後』。可證春秋以來學者皆以邢爲姬姓之

國。吾人更證之周代彝銘，亦確實無疑。邢侯彝爲周天

子册命邢侯時所作，銘末曰：『作周公彝』。又叔男父

匱銘末有『邢』字，即指明爲邢國之器，而銘曰：『作

爲靈姬媵旅匱』。則周代之邢爲姬姓無疑矣。獨姓苑以

井氏爲姜子牙後，其說不知何所依據。但春秋時諸小國

中有不同姓而同氏者：左傳多姬姓之戎，而襄公十四年

又有姜戎氏；齊有妘姓之曾，楚有姬姓之曾；若此之例

甚多，則姜姓之邢容或有之。殷周之際邢民族分布至

廣，本爲妣姓；迨周人分封列國，就邢之舊疆廣爲分

布，其最著者爲姬姓之邢，其僅存於姓苑者則爲姜姓之

邢也。邢之始封為侯服，故邢侯彝曰：『葦邢侯服』，麥尊曰：『王命辟邢侯』，詩碩人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至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亦以侯稱，而其人則為楚之子靈，又非姬姓之族屬矣。其他見於彝銘者：若邢伯，邢叔，邢公，邢季，則邢氏族屬之服事於王者也。

周初古國若邢，若鄆，若孟，若邢，皆殷代之遺民。卜辭中屢言『王征邢方』，又與邢氏通昏姻，故邢之族人實散處大河流域東西各地。其在西方，有族處于汧渭之間者。廣韻讀邢為苦堅切，與汧水岍山之字同讀，即其所據。汧與岍必當從井，亦以井人所居而得名。吾人可以克鼎散盤之地望證之。克鼎曰：『錫女井家』繡田于』，又曰：『錫女井』透繡人』。克鼎出陝西寶雞縣渭水南岸，其地適當汧渭之交，則井人所居大略相近。又散盤曰：『井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道以東一弄，還以西一弄』。則其封邑與矢散二國亦相近。散邑約當後世大散關。水經渭水注曰：『汧水出汧縣西北』。關駟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為魚龍水。又曰：『渭水又與扞水合，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

縣之故城西；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周道谷即散盤之周道，與井散相近，則井人所居其即今之汧水流域乎？

克鼎散盤乃記夷厲之世事，而邢之始封當在昭穆以前。蓋周之東漸，其族人徙居者，即井之舊疆而封之，稱邢侯。其地則在鞏洛之南。此可以麥尊，邢侯彝之地望證之。麥尊曰：『王命辟邢侯』，出邢侯于井。若二月，侯見于宗周』。銘曰：『出邢侯于井』，可知邢侯未封之前，居於井者為邢侯。陟當為地名，亦見于競卣及噩侯駿方鼎。（秦公之卣則為公名詞。）卣之銘曰：『作伯』犀父以成自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鄆。鼎之銘曰：『王南征』伐角於。唯還自征，在社』。可證其地為征南夷時必經之處。成鼎亦記噩侯駿方征南夷東夷事，銘曰：『命成』允口祖考政于邢邦』。則陟與邢之關係可於上述四器中證明之。水經洛水注曰：『河水東逕皋大伾山下』。又曰：『成皋縣故城在上』。』禹貢曰：『東過』洛納至于大伾』。此大伾即彝銘之陟，春秋以前之邢國實建邑於此也。邢之始封，錫臣三品，見于邢侯彝。曰：州人，東人，庸人。州人，即散盤之州

剛；東人，即散盤之業道，及克鼎『錫女井人奔于曩』之東；此二族既同處西方，則庸人之邑處西方者亦自有之。迨周之族人率井人東徙，而州人東人庸人亦與之俱返於東，此周人以東方舊族使率循故土之政策也。庸即鄆，曩即曩，州即『州，隄，隄，懷』之州，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杜預曰：『州即河內州縣』。其地與邢國最近。然則皇甫謐帝王世紀謂殷都以西爲鄆，亦必有所據而言也。

邢人東遷，邑于大伾，其處西方者，則爲王之近臣。井鼎，穆王時器，銘曰：『王在蕞京，漁于口池，呼井從漁』。其時井尙無封爵。至恭王時有井伯，見利鼎及趙曹鼎。孝王時有邢叔，見師虎毀，師毛父毀，豆閉毀，而走毀及師奎父毀則曰：『司馬邢伯』，其時邢伯爲司馬之官。至夷王時有邢叔，見趨尊，智鼎，及免彝，免毀。至厲王時有井公，見智壺。此外尙有邢季鸞卣，亦西周之器，而其采邑不在沂渭之交，乃與鄭之采邑相近。此可以智鼎，趨尊，免彝，康鼎，鄭邢叔簠諸器之地望證之。智鼎言邢叔爲智解訟，時邢叔在異。昔饒歲，匡季以廿夫寇智十秭；匡季願以五田四

夫爲罰。四夫之中曰曩，曰寔，曰胙，曰奠。此奠，即鄭人也。又免彝曰：『王在鄭。丁亥，王格太室。邢叔右免』。康鼎銘未有鄭邢二字，是康即鄭邢叔簠之康，則鄭與邢之關係可於上述四器中證明之。世本曰：『鄭桓公居咸林』。鄭玄詩譜曰：『初宣王封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足證趨尊所稱咸邢叔，即以咸林得名，其時桓公尙未就封也。咸林既爲鄭地，則邢之食邑自與相近。鄭即漢京兆鄭縣。地理志注引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以免彝『王在鄭』之說爲證，當非無據。是鄭邢相依乃平王東遷以前之事也。

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是時鄭已遷於溱洧之間，曰新鄭。邢人亦北徙於河內之平皋。而大伾則爲毓叔所居，此可以左傳所記載證之。閔公二年：『狄人侵邢』。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以救邢』。『夏，邢遷於夷儀』。其地適當漢志趙國之襄國縣，即今順德府邢臺縣也。（或主聶北即攝，夷儀在齊，不可信。）自是以後，左傳稱在平皋者曰邢丘。宣公六年：『赤狄圍懷，至于邢丘』。襄公八年：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是年冬，鄭獲蔡司馬燹，獻於邢丘。昭公五年：『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此邢丘，即邢國之故墟也。邢國自遷夷儀後，又屢與衛爭。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於邢，謀衛難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自是以後，邢入於晉；至襄公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是年秋，衛獻公入於夷儀。二十六年，衛獻公復歸於衛。初成公二年，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于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此邢侯，即子靈。然則邢至是已數易其主矣。迨哀公四年，邢乃晉之一邑，故與任，欒，鄆，逆時等八邑並舉。

邢既遷於夷儀，在平泉者曰邢丘，仍爲鄭國所有。至於戰國中葉以後，則爲韓魏之衝要。此可以竹書紀年，戰國策，史記所記載證之。古本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其時邢丘蓋爲韓所有。史

記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故白起傳曰：『秦嘗攻韓，圍邢丘』。其時當在孝公以後，昭襄王以前。其地徐廣謂在平泉，張守節謂在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是即春秋時邢國之故墟也。至昭襄王時，邢丘已屬魏。史記魏世家：『安釐王九年，秦拔我懷；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一作邢丘』。國策秦策：『應侯曰：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時范雎爲相，白起爲將。拔邢丘事，史記秦本紀在昭襄王四十一年夏。自是以後，邢丘爲秦所有矣。從來解邢國地望者，若應劭杜預以下皆主邢始封襄國，自襄國遷平泉。今以先秦古籍及器物銘證之，足訂其譌誤。因并及邢民族興衰遷徙之跡，以質正於世之同好焉。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於燕京大學。

黃山遊記 (禹貢學會遊記叢書之一)

李書華先生著 道林紙袖珍本 定價洋貳角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出版

經售處：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上海及各處中國旅行社

辨鄯善國在羅布泊南說

貝琪

鄯善國境，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等，咸本水經注說，謂在今敦煌縣西，羅布泊南；而所都扞泥城，丁氏且實指之，謂即今阿斯騰塔格山麓占布拉克地。愚以地望準之，其說實非！按西域傳謂：『鄯善本名樓蘭，去陽關千六百里，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地沙鹵少田，乏水草』。又謂『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則其在且末山國車師之東南，麗近白龍堆沙地，可無疑義。且末當今何處，雖未易確指，然丁氏證其在塔里木河南卡牆河東，說亦近理。而車師前王庭之當今吐魯番地，山國之當今博斯騰泊南呼爾圖克達山麓地，俱在羅布泊極北者，史籍具在，班班可考。夫漢書所以詳紀此三國與鄯善相距之里數，當緣自鄯善以達三國，路較便捷；苟鄯善反在羅布泊南，則由南徂北，非繚曲跋涉，何由得達？其不合一也。鄯善既『最在東垂，近漢』，而又『地當白龍堆』，故漢使之越白龍堆而西者，必經鄯善。魏略亦云：『從玉門關西出，

發都護井，廻三隴沙北頭，經居慮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是鄯善（即樓蘭）尙在白龍堆之西。信如丁氏所說，扞泥城當今阿斯騰塔格山麓，則不應在白龍堆以西明矣。其不合二也。西域傳又載特近陽關之國曰『婼羌』，而謂其『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北至鄯善，乃常道云』。婼羌所以辟不當道者，當以阿斯騰塔格山脈橫亙左右，故漢使出陽關者，不易涉其境耳；設鄯善亦位於此山之下，則辟不當道，不惟一婼羌矣！其不合三也。後漢書班勇傳：『議遣西域長吏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魏略亦曰：『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龜茲焉耆，俱在大戈壁之北，即天山之南麓。既云『西當焉耆』，『西詣龜茲』，則鄯善爲龜茲焉耆出入之要道可知；龜茲焉耆以鄯善爲要道，則鄯善必不能遠在羅布泊以南，亦可知矣。其不合四也。

或者曰：子何以解於水經注『水積鄯善東北』之一語？曰：鄯氏此說，實亦不能自圓！吾嘗釋其本書，而

得「河水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於泐澤（即今羅布泊）」之語；曰「城南」，曰「東注」，是樓蘭之在泐澤以北，彰彰明甚。樓蘭既在泐澤以北，則李丁諸氏所云「在羅布泊南」者，可不攻而自破矣！

草本文既竟，就正餘杭章太炎先生，先生詔以「鄯善本小國，其與車師前王庭等初不比接，特以漢世驛程之西域者，南道必自鄯善始，北道必自車師前王庭始，而欲赴北道，仍必自南道轉入，故西域傳詳記之。然諸國距離之數，亦不過憑使者傳言，約略舉之，非經實測，未容拘墟；丁氏必欲求鄯善國都所在，自不免億必耳！」又謂「清末置鄯善縣，乃近於吐魯番祇三百餘里，則非鄯善故地明矣」。析疑證誤，足使近儒說西域疆理者昭若發蒙。謹附識於此。

一九三五，十一，二十四。

按樓蘭舊都扞泥城。漢昭帝元鳳四年，漢使傅介子襲斬樓蘭王後，「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曰鄯善」。新王懼前王子之逼，請漢兵屯田伊循城，

「依其威重」。水經河水注言「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徐松據此推定「蓋以地肥美徙都之」，其說極是。徙都年月，史冊未詳。王國維流沙墜簡序中謂古樓蘭國自昭帝元鳳四年，徙居羅布淖爾西南之鄯善，其說雖近臆斷，而據後漢書班勇傳「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及水經河水注索勸「至樓蘭屯田」「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之文，則樓蘭鄯善，不惟名稱有古今之異，而地域亦不同；王氏之說，大致可信。但因二地原屬一國，故頗混淆難辨。水經河水注：「注賓河……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故彼俗謂是海爲牢蘭海也」。牢蘭海即今之羅布淖爾。據此則鄯善新都伊循城在羅布淖爾西南，自無疑義。至樓蘭舊都扞泥城，則當在伊循城之東北，羅布淖爾之西北隅。由新都言之，則名之曰東故城；因其在淖爾之西北，故河水注後又言：「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于泐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泐澤，蒲昌海，亦即羅布淖爾之異名。水從樓蘭城

南，東注勃澤，城在澤西北無疑。新都在澤西南，其疆域大部當皆在澤南，故曰「水積鄯善之東北」。知新舊都之異地，則「樓蘭城南」，「鄯善之東北」二語自身並無矛盾也。伊循城在今何處，現尙未發現。至扞泥城，則清光緒庚子，瑞典赫定博士（即沙摩簡序中所稱之俄人希亭。當日瑞典與我國，尙未通使訂約，赫定博士由俄領事介紹，來我國考查，故王國維誤稱之曰俄人）于東經九十度之稍西，北緯四十度三十一分之地，發現一古城，並得漢晉木簡遺物多種。後經德人孔拉第考證，定此城爲樓蘭之虛，並著有樓蘭一書。後英人斯坦因因日本橘瑞超均經其地，皆有所獲。法人沙畹考證斯坦因所得遺物，亦從孔拉第說。申報館所印行之中國新地圖亦于其地記「樓蘭遺址」，當即扞泥城之舊虛矣。惟王國維氏于沙摩簡序中（此序亦見觀堂集林卷十七）力辯其非，又據橘瑞超所得西域長史李柏二書，定其地「于前涼時名曰海頭」，又考定此地即水經注中之龍城，漢書及魏略中之居盧倉。李柏二書，余未見模本，然就王氏所引原文校之，其言前涼時名海頭，當屬可信。惟海頭果屬前

漢時之扞泥城乎？或居盧倉及龍城乎？則尙未能據王氏之言以斷定。王氏于遺物中所得之「確證」，實疑問尙多；內雖未能確證此城之果爲樓蘭，然亦未能確證其非樓蘭。其重要之證據，則從水經河水注證明「樓蘭一城，當在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之西北，亦即在淖爾西北隅，此城則在淖爾東北隅」（論據即上所引河水注）。余于民國十六年與赫定博士同往新疆時，途中舉此說以問之，彼答：「王氏說不誤，但彼未知古淖爾與今淖爾並非一地。余所發現之城，固在今淖爾之東北，然實在古淖爾之西北。王氏之論，匪惟不能駁擊余等說，反足以證成余等說矣」，云云。叙至此，則地學界中尙有一極饒興趣事，與此問題關係甚深，須略述如下：數十年前，俄探險家普爾時瓦斯基曾到羅布淖爾，測得淖爾確址，在中國古圖中淖爾之南二百里許，約差一度。彼即發表此結果，矜爲一大發現。是時德國大地質學者李時霍芬獨不謂然，其意略謂中國學者，素極矜慎，彼等既記彼處有湖，當非虛言。李氏文出後，普氏異常憤怒，著論反攻，備極譴責。但李

西漢侯國考(再續)

史念海

魏郡

斥丘 一，唐厲國，高祖六年封，元鼎五年除。

二，劉寧國國，文帝四年封，景帝三年除。唐

國所封，史表作瓜丘，索隱謂在魏郡；漢表作氏丘，失注。

然魏郡有斥丘而無瓜丘及氏丘。「瓜」「氏」二字皆「斥」字之

訛，形近而譌。或以斥丘已封唐厲，不應再封劉寧國，斯蓋

惑於二侯不能並封，殊非是。

翁 一，邯鄲國，景帝中三年封，元光四年除。

二，趙信國，元光四年封，元朔六年除。翁，

地志不載，漢表注內黃，當是內黃之鄉聚名。

梁期 任破胡國。元鼎五年封，太始四年除。

擲表 劉道國。征和元年封，不得除年。案：擲表

即地志即裴，表注東海，非是。又案：此國除時雖不得知，

然地志即裴尚為侯國，是除時當在地志所斷之時之後也。

武始 劉昌國。元朔三年封，太始四年除。

邯鄲 劉仁國。元朔二年封，綏和以後(?)除。

陰安 一，劉不害國，元朔三年封，元鼎三年除。

不害之國，史表作陪安，誤矣。二，衛不疑國，元朔

五年封，元鼎五年除。

平恩 許廣漢國。地節三年封，神爵二年除；初元

元年再封，後入新。

邯鄲 劉偃國。地節三年封，漢亡國除。邯鄲，志作

邯溝。

武安 一，田蚡國，景帝後三年封，元朔三年除。

二，劉授國，建平四年封，元壽二年除；元始

元年再封，初始元年除。

旁光 劉殷國。元朔三年封，元鼎元年除。旁光，史

表作房光。

涉 劉綰國。以離石侯更封，尋除。涉，漢表失注。全

祖望以為乃南陽之涉都(稽疑卷五)，非是。地志魏郡有沙

縣，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並作涉縣，趙一清曰：「兩漢志本

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政

以縣降是也(注釋卷十)。其說實誤，王先謙已駁之矣。王

之稱。……是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元和郡縣志：

涉縣本漢舊縣，……因涉河爲名。……王子侯表：離石侯緡

更爲涉侯。則涉乃西漢舊名。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

明矣〔雜志四之六〕。是沙之爲涉，審矣。

蓋胥 劉讓國。元朔三年封，元鼎五年除。蓋胥，漢

表注魏，而志無其名，當是國除後省去。索隱謂在泰山，然

泰山有蓋而無蓋胥，或因名似致誤。

漳北 劉寬國。不得封年，元鳳三年除。

安檀 劉福國。不得封年，後元三年除。

鉅鹿郡

南繚 劉佗國。不得封年，征和二年除。

廣阿 任敖國。高祖十一年封，元鼎二年除。

象氏 劉賀國。元朔三年封，漢亡國除。

宋子 許憲國，高祖八年封，景帝中二年除。

賞 傅胡害國。高祖六年封，元鼎元年除。傅胡害之

名，各家頗有異文：史表作呂，徐廣以應作台，索隱又作呂

博國，水經濁漳水注則作呂博。楊守敬曰：「索隱本作呂博

國，疑國字衍文，合，台並呂字之譌，傅又博字之譌，胡害

又博字之反切，或是其字。廣韻合字以合博爲漢複姓，誤

也〔見水經注疏要刪〕。

新市 一，王乘之史表作王康國，景帝中二年封，元

光四年除。二，劉吉國，元五鳳年封，綏和以

後〔？〕除。新市，漢表注堂陽，當爲封後始於堂陽析出

者。

堂陽 孫赤國。高祖十一年封，景帝中六年除。

安定 劉賢國。本始元年封，漢亡國除。

歷鄉 劉必勝國。神爵四年封，漢亡國除。

樂信 劉強國。神爵三年封，漢亡國除。

武陶 劉朝國。五鳳元年封，漢亡國除。

柏鄉 劉買國。竟寧元年封，漢亡國除。

安鄉 劉喜國。竟寧元年封，漢亡國除。

昆 渠復桑國。元鼎五年封，地節四年除。

題 張富昌國。征和二年封，後元二年除。

禾成 公孫昔史表作公孫耳國。高祖十一年封，文帝十

四年除。禾成，漢表失注。水經濁漳水注：「東南逕和城

北，世謂之初邱城，非也；漢……〔封〕公孫昔爲侯國」。是

禾城卽和城，其地則在鉅鹿郡武賞縣之間矣。全祖望曰：

也。蓋常山之鄙，莽改爲禾成者也。志無（稽疑卷六）。姑不論莽之禾成是否鉅鹿之和城，而以新莽之制釋漢初之封城，不合孰甚。（案莽之禾成在常山，非鉅鹿也。）

甘井 劉光史表作元國。元鼎元年封，征和二年除。

常山郡

桑中 劉廣漢國。地節三年封，一度國除；元延二年再封，居攝二年除。

封斯 劉胡傷史表作胡陽國。元朔二年封，不得除年。地志載此侯國，其餘時當在地志所斷之時之後。

易 劉平國。元朔三年封，始元元年除。易，漢表注鄙，而地志屬涿郡，平所封或爲鄙之鄉聚，與涿郡之易不同。

鄒 一，劉延年國，元朔五年封，元鼎五年除。二，劉舟國，不得封年，征和四年除。延年之國，漢表作馱，史表作鄒，依王念孫說改。

樂陽 劉說國。地節三年封，漢亡國除。

平臺 史玄國。元康二年封，不得除年。案，此侯除時雖不可考，要在地志所斷之時之後，因地志載之故也。

都鄉 劉景國。甘露二年封，漢亡國除。

棘蒲 陳武國。高帝六年封，文帝後元年除。史記

趙世家：「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也」。漢書新欽傳：「從攻安陽，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案：地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新欽傳所言之安陽，當係指此。若然，則東下破軍攻城，皆在趙地。張氏平棘之說，不爲無因。或謂趙世家所言乃魏地，新欽傳則爲趙地；不知二書所言正相同也。因一記戰國時事，一則言楚漢間事，未可一概而論也。或以高祖時自有平棘侯（林摯），若此侯即平棘地，則林侯焉能？此層錢大昕已有論列，其言曰：「棘蒲平棘相去不遠，棘蒲國除之後，省入平棘爾」（考異卷一）。斯固與林摯之封平棘無礙也。封泥有「棘蒲邑丞」（封泥彙編），或棘蒲應爲棘滿？

平棘 一，林摯史表作執國，高祖七年封，文帝五年除。二，薛澤國，景帝中五年封元狩，元年除。三，橫國。景帝中二年封，後二年除。

邊鄉 劉宣國。元康四年封，神爵二年除。邊鄉，漢表注常山，而邊失注。案隱以侯橫所封，乃常山鄉名，然漢表無注鄉名之例，不知何所據而云。若以劉宣所封証之，或邊先爲鄉名，後乃置縣，繼又廢除耳。

清河郡

清河 王吸國。高祖六年封，元光二年除。案：清

河，史表作清陽，清河郡名，不以封侯，自應以清陽爲是。

陵鄉 一，劉訢國，建昭元年封，建始二年除。

二，劉曾國，建平四年封，後入新。水經淇水

注，「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

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

遂立侯城縣治也」。此雖未言訢曾封國，然陵鄉之屬清河，

固已明矣。漢表注沛，誤也。

俞 一，呂它國，高后四年封，八年除。二，欒布

國，景帝六年封，元狩六年除。俞，志作鄒，俞

鄒字通。

東陽 一，張相如國，高祖六年封，建元元年除。

二，劉弘國，本始四年封，漢亡國除。

新鄉 一，劉豹國，本始四年封，後入新。二，劉

鯉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

棗強 劉晏國。元朔三年封，尋除。

復陽 陳胥國。高祖七年封，元狩二年除。

修故 劉福國。本始四年封，元康元年除。

轅陽 江喜史記諸少孫補表，漢書百官公卿表，昭帝紀及田廣

明傳均作江德國。征和二年封，永光四年除。遼陽，

表注清河，然志清河有遼而無轅陽，史記諸表則作轅陽。案

水經淇水注：「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武帝封太常江

德爲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源」，是又作榆陽矣。此國

是轅陽，抑是遼陽或榆陽雖不可復考，然其屬於清河固可斷

言。蓋清淵於漢屬魏郡，魏郡又與清河接壤。據水經注所

云，則榆陽清淵同旁淇水，淇水過清淵即入清河郡，榆陽當

在清河之西鄙。依文穎所云邑在魏郡，則是封於清河而食諸

魏郡矣。或以遼縣當之，恐非也。

涿郡

迺 陸彊國。景帝中三年封，後元元年除。迺，史表

作迺，陸彊作隆彊，並形似而譌。

故安 申屠嘉國。文帝後三年封，元狩三年更爲清

安侯。

范陽 范代國。景帝中三年封，元光四年除。史表

僅言范陽侯代，不言范代；水經易水注亦然，疑范代之范乃

係衍文。

容城 徐盧國。景帝中三年封，後元二年除。漢表

作容城攜侯徐盧，史表作容城侯攜徐盧；王念孫以「攜」當爲

「唯」之譌，而「唯」又當在侯字下，是唯徐其姓，盧其名。並

以易水注公卿表爲証；王引之又以「徐」乃「涂」之譌，其說並

是（說見雜志四之三）。

亞谷 盧它之國。景帝中五年封，征和二年除。索

隱：「亞谷，漢表在河內」。然漢表實無此二字，地志亦不載

此地，所言疑非。太平寰宇記：「渾泥城在（雄州）舊（容城）

縣南四十里。水經注：「泥同口有渾泥城」。漢景帝改爲亞谷

城，封東胡降王盧它之爲亞谷侯，即此地也」（卷六十七）。

是亞谷在涿郡而不在河內矣。

翁 僕期國。景帝中三年封，後三年除。翁，史表及

水經易水注並作易，錢大昭謂南監本闕本亦皆作易，是作翁

者譌也（辨疑卷七）。

廣望 劉忠史表作中國。元朔二年封，不得除年。表

雖未載失國之年，然以意度之，當在綏和之後，因志載之故

也（參閱後文）。廣望，史表作望廣，誤倒。

將梁 一，劉朝平國，元朔二年封，元鼎五年除。

二，楊僕國，元鼎六年封，元封四年除。將梁，

漢表注涿，志不載。王先謙曰：「將梁廣望鄰近，蓋國除併

入廣望」。其說得之。

鄴 劉異衆國。元延元年封，漢亡國除。

州鄉 劉禁國。元朔三年封，漢亡國除。

樊輿 劉脩史表作條國。元朔五年封，漢亡國除。

成一，董濞國，高祖六年封，景帝六年除。二，

劉喜國，元鳳五年封，建平元年除。

梁鄉 劉交國。綏和元年封，初始元年除。梁鄉，

地志作良鄉，「良」「梁」通用。

利鄉 劉安國。甘露元年封，漢亡國除。利鄉，漢表

注常山，志屬涿郡，或先屬常山而後入涿。

臨鄉 劉雲國。初元五年封，漢亡國除。

益昌 劉嬰國。永光三年封，漢亡國除。

陽鄉 劉發國。初元五年封，漢亡國除。

西鄉 劉容國。初元五年封，漢亡國除。

中水 呂馬童國。高祖七年封，元鼎五年除。

河陵 郭亭國。高祖六年封，景帝中三年除。河陵，

史表作阿陵，當依史表及地志是正。

阿武 劉豫國。元朔三年封，漢亡國除。

高郭 劉瞻國。地節四年封，不得除年。

新昌 劉慶國。本始四年封，一度失國；元延元年復封，漢亡國除。

安都 劉志國。文帝四年封，十六年除。安都，漢表失注，志亦不載。張氏正義：「安都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以地望度之，屬涿無疑。

薪館 劉未央國。元朔二年封，元鼎五年除。

曲成 劉萬歲國。元朔五年封，元鼎五年除。曲成，漢表注涿，地志不載。王先謙曰：「涿郡有成縣，無曲成。」

東萊曲成縣封蟲達孫皇柔為侯國，元朔二年方免，無並封一地之理；且距中山遠，是涿或別有曲成縣，免侯後併省耳。

安郭 劉傳富史表作博國。元朔五年封，元康元年除。安郭，漢表注涿，而志不載。水經滹水注：「滹水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封劉傳富為侯國」。是安郭乃亭名，且以國除甚早，故志不及載之。王先謙曰：「(安郭)地與中山安國縣近，其後蓋併入安國」。

傳富本以中山王子受封，故所封之地即由中山分出，別屬涿郡，國除後或又併入如王氏之說，則酈氏所云近是矣。

陽興 一，劉昌國，五鳳元年封，建始二年除。

渤海郡

二，劉寄生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

陽信 一，劉揭國，文帝元年封，景帝六年除。

二，鄭業國，建平四年封，元壽二年除。陽信，表失注。索隱以屬新野，其說非。地志渤海自有陽信，何用遠求之於新野？王先謙曰：「陽信後為武帝長公主邑。」

……新野是也」。然陽信二侯，一除於景帝之時，一封於哀帝之世，非在武帝時，與長公主食邑了無相關，王說非是。

業國，表作陽新，新信古通。

重合 莽通國。征和二年封，後元二年除。

南皮 竇彭祖國。文帝後七年封，元鼎五年除。

定 劉越國。元朔四年封，漢亡國除。

章武 竇廣國。文帝後七年封，元狩元年除。

中邑 朱進史表作通國。高后四年封，景帝後三年除。

除。

合騎 公孫敖國。元朔五年封，元狩二年除。

平津 公孫宏國。元朔三年封，元封四年除。合騎

平津，漢表並注高城，高城渤海縣，二地當為高城之鄉名。

高樂 一，劉口國，不得封除之年。此侯之國表注濟南，

誤也。二，師丹國，綏和二年封，建平元年除。

師丹所封，表注新野，亦誤。三，劉修國，元始元年

封，初始元年除。

參戶 劉免史表作勉國。元朔三年封，不得除年。此

侯除時雖不可考，要在綏和之後，因地志尙載故耳。（參閱

後文，下同。）

平成 劉禮國。元朔三年封，元狩三年除。水經濁

漳水注：「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封……劉禮爲侯國」，

則與表異矣。史表亦作成平，索隱謂漢表在南皮，是成平乃

南皮鄉聚，足證鄉說是也。漢表之平成，後人誤倒耳。

柳 劉陽已史表無「已」字國。元朔四年封，漢亡國

除。

臨樂 劉光國。元朔四年封，漢亡國除。

重平 魯涓母底史表作疵國。高祖六年封，高后五

年除。

杜 復陸支國。元狩四年封，河平四年除。杜，史表

作壯。證以宣帝紀及靈光傳，知其謬也。漢表注重平，當爲

鄉聚之名。

脩市 劉寅國。本始四年封，漢亡國除。

景成 劉雍國。地節三年封，漢亡國除。

章鄉 一，鍾祖國，永始四年封，一度國除；元始

五年復封，漢亡國除。二，謝殷國，元始五年

封，後入新。鍾祖之國，漢表曰童鄉。全祖望曰：「當

是渤海之章鄉誤文也；也志曰侯國。樂史引十三州志云：「

饒安縣之童鄉亭即古之章鄉縣也，字類而譌。」（稽疑卷

六）。錢大昭亦曰「渤海有章鄉侯國，疑即此」（辨疑卷七）。

王先謙曰：「恩澤表有章鄉侯謝殷，元始五年閏月封。祖子

匡尙嗣侯，二人不能并封一地，錢說非。海議案：全錢

之說是也，王說未審。漢代列侯並食一地，固不僅殷鍾二人

也。周勃傳：「（勃）與穎陰侯（灌嬰）共食鍾離」，是其

證也。他若劉不害衛不疑共封於魏郡之陰安，劉禮劉豹共封

於清河之新鄉（均見前），又何非並食一地？且王氏既於侯

表中斥錢說之非，地志童鄉又注鍾祖之國，殊自矛盾矣。

蒲領 一，劉嘉國，元朔三年封，尋除。嘉國，表注

東海，非是。二，劉祿國，始元六年封，一度失

國；元延三年復封，漢亡國除。

山 劉國國。元朔四年封，建昭五年除。

重 劉擔國。元朔四年封，元狩二年除。水經淇水

注：「(清河)東南逕于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

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于鍾。漢武……封河間獻王子劉陰

爲侯國」。漢表重在平原，索隱謂即重邱。楊守敬曰：「今

重邱城在霑化，而渤海之千重在南皮南，相去實不遠。當時

王子之封，或先屬平原，及國除而縣改隸渤海，故漢表往往

與漢志不符」(水經注疏要刪)。此侯之名雖爲擔，而擔實

爲除之譌，王氏補證已明證之矣。是重即于鍾，亦即于重，

審矣。依楊氏之說，重當入平原；茲篇以地志爲準，故入渤

海，非故違也。

沈陽 劉自爲國。不得封除之年。

荻直 韓陶史表作韓陰國。元封三年封，征和二年

除。荻直，史表作荻直，史記朝鮮傳又作秋直，是皆字似

而譌。

定鄉 孫遷國。元始五年封，入新。定鄉，漢表失注，

地志亦無。水經河水注：「(屯氏別河)又東北逕定縣故城

南。……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

縣也」。係侯之封，當此地矣。

平原郡

平昌 一，劉卬國，文帝四年封，十六年除。二，

王無故國，地節四年封，入新。

羽 劉成國。元朔三年封，漢亡國除。

祝阿 高色史表作高邑國。高祖十一年封，文帝後三

年除。

濕陰 昆邪史表作渾邪國。元狩三年封，元封五年

除。濕陰，當依史表及水經河水注改作濕陰。

切 一，劉辟光國，文帝四年封，十六年除。二，

劉讓國，元鼎元年封，尋除。

厭次 爰類史表作元頃國。高祖六年封，文帝五年

除。案：厭次乃平原富平舊名，宣帝封張安世始稱新號，

至明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河水注可證也。

富平 張安世國。元鳳六年封，入新。

合陽 一，梁喜國，元康四年封，一度失國；元始

五年復封，入新。二，劉平國，甘露四年封，

建始元年除。平國，表注東海，非也。

宜鄉 一，馮參國，綏和元年封，建平元年除。

二，劉恢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案：

地志平原合陽，莽曰宜鄉，二侯所封，當在此地。宜鄉必先

爲合陽之鄉聚，莽篡國後，因更合陽爲宜鄉。

將陵 史魯國。元康二年封，神爵四年除。錢大昭

口：「郡縣志：「德州將陵縣本漢安德縣地，屬平原郡，隋

開皇十八年置，以安德縣界故城爲名」(辨疑卷八)。清

一統志：「將陵故城在(濟南府)德州東」(卷一百二十

七)。是將陵之在平原，明矣。郡縣志雖言將陵置於隋，然既云因故城爲名，想其名必不起於隋也。

楊虛 劉將問 史表作將盧國。文帝四年封，十六年

除。

內政研究

推進縣政研究專號

目錄

- 發刊詞.....戴健標
- 推進縣自治之研究.....蔡培
- 推進縣警備之研究.....松風
- 推進縣保甲之研究.....戴健標
- 推進縣土地行政之研究.....鄭震宇

- 推進縣公共衛生之研究.....胡定安
- 推進縣教育之研究.....高踐四
- 江甯實驗縣財政改革述要.....梅思平
- 推進縣救濟事業之研究.....吳時中
- 推進農村經濟之研究.....張家良

定價：預定全年十二册連郵兩元
發行所：南京門東倉門口卅三號內政研究月報社

潛社 史學論叢 第二册

- 本期要目
- 插圖(隨文附見)
 - 「平陵墜學立事歲」陶拓片(榮成張履賢藏) 論文
 - 職官沿革考.....蒙文通
 - 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

- 六天說的掃除工作.....顧頡剛
-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銅器目錄.....唐蘭
- 略論「五十九」.....楊向奎
- 「平陵墜學立事歲」陶收證.....張政烺
- 書評
- 「說儒」質疑.....賀次君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本册實價四角

正風 半月刊

吳柳隅主編 思想健全 印刷精良 內容充實 發行迅速

第一卷二十四期 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週年紀念 特價一個月

優待辦法 請閱本週內本行部通告

本刊合訂本

第一册(第一至六期)第二册(第七至十二期)第三册(十三至十八期)存書不多欲購從速第四册(第十九至廿四期)本月內出版現時預約每册實價大洋一元八角郵費在內掛號另加在本刊週年紀念期內照特價辦法出售逾期一律照定價辦理

定價：訂閱全年四元郵費四角八分半年二元四角郵費二元二角四分零售每册二角
總發行所：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
正風社
電話三局二八八五

新亞細亞

第十卷 第四期

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 |
|-------------------|------|
| 日本美濃部博士遠東問題之學理的檢討 | 楊開甲 |
| 印度法案與印度問題 | 方樹華 |
| 新疆之商業與金融 | 王醒民 |
|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 | 李祝懷 |
| 太平洋經濟與日本 | 阿部賢一 |
| 一九三六年日本財政預算之特異性 | 余仲瑤譯 |
| 西康交通開發四年計劃的剖析 | 余仲瑤譯 |
| 復興甘肅農村經濟問題 | 金濤 |
| 廖光駿 | |

| | |
|-------------------|--------|
| 中國近代邊疆藩屬志 | 華企雲 |
| 唐代之邊患 | 張耀庚 |
| 南洋及東南洋地理志(續) | 陳壽彭 |
| 近年來新疆政權的遞嬗及現在行政概況 | 徐以予 |
| 論簡體字 | 吳心恆 |
| 孝園文稿 | 戴季陶 |
| 蒙古旅行散記 | 張佐華 |
|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 | 樹華輯 |
| 會務概要 | 新亞細亞學會 |

編輯：新亞細亞月刊
 編輯部：南京江蘇路十一號
 地址：南京江蘇路十一號
 定價：每期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三元

開發西北

第四卷 第五期

目要

| | |
|----------------------|------|
| 新疆經濟概觀 | 文 萱 |
| 西藏歷代藏王及達賴班禪史要 | 文 萱 |
| 外蒙叛離之史的檢討 | 漢 昭 |
| 新疆問題與西北邊防 | 馬鶴天 |
| 西北考察記 | 文 萱編 |
| 一月來之西北 | 文 萱編 |
| 西康劉家駒 | 文 萱 |
| 漢 昭 | |
| 甯夏省主席馬少雲講於省府紀五週石生琦紀錄 | 馬鶴天 |
| 文 萱 | |

零售：每册大洋二角，國內郵費二分，國外郵費二角。
 預定：半年一元一角，全年大洋二元。
 國外加倍，郵費在內，日本照國內，新疆蒙古及香港澳門照郵章辦理，書款先惠。
 本刊各大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開發西北協會出版
 會址：南京新街口興業里三號

來薰閣書店方志目

北平琉璃廠一八〇 電話南局九九三

| | | | |
|-------------|---------------|--------|------|
| 河南通志正續一百六十卷 | (清田文鏡) 重補刊本 | 竹紙六十四册 | 四十五元 |
| 續河南通志八十卷 | (清阿思哈) 乾隆廿三年刊 | 竹紙卅二册 | 十六元 |
| 祥符縣志二十二卷 | (清張淑載) 乾隆四年刊 | 竹紙十二册 | 十二元 |
| 通許縣志十卷 | (清阮龍光) 乾隆卅五年刊 | 竹紙六册 | 七元 |
| 尉氏縣志二十卷 | (清劉厚滋) 道光十一年刊 | 白紙八册 | 七元 |
| 中牟縣志十二卷 | (清吳若煊) 同治九年刊 | 竹紙六册 | 八元 |
| 滎陽縣志十二卷 | (清李煦) 乾隆十一年刊 | 竹紙四册 | 六元 |
| 滎澤縣志十四卷 | (清崔淇) 乾隆十一年刊 | 竹紙四册 | 六元 |
| 密縣志十六卷 | (清景綸) 嘉慶廿二年刊 | 竹紙四册 | 六元 |
| 鹿邑縣志十六卷 | (清于滄瀾) 光緒廿二年刊 | 白紙八册 | 六元 |
| 鹿邑縣志十六卷 | 附河渠紀略全圖 | | |
| 考城縣志四卷 | (清李國亮) 康熙卅七年刊 | 白紙六册 | 三元 |
| 彰德府志三十二卷 | (清盧崧) 乾隆五十二年刊 | 竹紙廿册 | 廿四元 |
| 安陽縣志十四卷 | (清趙希璜) 嘉慶四年刊 | 白紙六册 | 七元 |
| 安陽縣志二十八卷 | (清賈泰) 嘉慶廿四年刊 | 竹紙十四册 | 十二元 |
| 安陽縣志二十八卷 | 附金石錄十二卷 | | |
| 臨漳縣志六卷 | (清賈泰) 嘉慶廿四年刊 | 竹紙十册 | 八元 |
| 湯陰縣志十卷 | (清張濟) 咸豐十年刊 | 竹紙二册 | 四元 |
| 涉縣志八卷 | (清楊世達) 乾隆三年刊 | 竹紙四册 | 十六元 |
| | (清戚學標) 嘉慶四年刊 | 竹紙四册 | 五元 |

中國地方志考

張國淦

江蘇省四

舊蘇州府

志目

吳地記一卷 晉張勃纂 舊唐書經籍志上，唐書藝文志二 佚 說郛

本十二條，金谿王氏漢魏遺書鈔輯本

吳郡記一卷 晉顧夷纂 隋書經籍志二又二卷 佚

吳地誌 宋董覽纂 宋書州郡志一，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佚

吳郡地理記 宋王僧虔纂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佚

吳地記 齊陸澄纂 洪武府志二引 佚

吳地記 齊顧歡纂 洪武府志二引 佚

吳郡記一卷 齊陸道瞻纂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國史經籍志 佚

吳地記一卷 唐乾符三年 陸廣徵纂 宋史藝文志二 四庫著錄，古今

逸史本，唐宋叢書本，鹽邑志林本，學海類編本，學津討原本，

江蘇書局本附後集一卷

刪治吳地記 唐張搏纂 乾隆府志七十六 佚

蘇州記 太平寰宇記九十一引 佚

姑蘇記 輿地紀勝五引 佚

吳中記 輿地紀勝五引 佚

□□舊圖經 輿地紀勝五引 佚

蘇州圖經六卷 宋大中祥符四年 續陽李宗諤纂 直齋書錄解題 佚

吳郡圖經續記十卷 元豐七年 吳縣朱長文纂 宋史藝文志二 四

庫著錄，天一閣萬曆刊本，學津討原本，得月移叢書本，琳瑯秘

室叢書本，榕園叢書本，江蘇書局本，密韻樓叢書本

吳志類補十三卷 吳縣章憲纂 洪武府志盧熊序引 佚

平江府五縣正圖經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佚

吳郡志五十卷 紹熙三年 吳縣范成大纂 四庫著錄，汲古閣本，

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

續吳郡志五十卷 知府趙與憲纂 洪武府志盧熊序引 佚

吳郡廣記五十卷 元楊勳纂 乾隆府志七十六 佚

蘇州府志五十卷 明洪武十二年 教諭盧熊纂 北平圖書館，江安

傅氏 顧氏洪武刊本

蘇州府並屬縣志十六册 文淵閣書目十九新志 佚

蘇州續志一百卷 成化十年 知府丘舜修吳縣劉昌長洲李應植陳頌

纂 未見

蘇州府志稿口卷 弘治十二年 知府史簡曹鳳修長洲吳寬吳縣張習

都穆纂 未見

姑蘇志六十卷 正德元年 知府林世遠修震澤王鑿纂 四庫著錄，北

平圖書館吳興劉氏宜興任氏正德刊本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 嘉靖口年 吳縣楊循吉纂 山東圖書館藏本

姑蘇志補遺 長洲蔡昂纂 未見

吳郡考二卷 長洲劉鳳纂 未見

蘇志備遺 太倉王世貞纂 未見

續吳郡志二卷 崑山李嗣纂 北平圖書館明刊本，通園叢書本

蘇州府志四十六卷 吳縣盧雅纂 未見

蘇州府志稿十四册 崇禎四年 崑山王志堅纂 未見

蘇州府志八十二卷 清康熙三十年 知府濟雲鵬趙祿星盧騰龍修

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闕卷首，吳興劉氏全

蘇州府志八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十三年 知府雅爾哈善趙錫禮傳

樁修吳縣習寫長洲邵泰蔣恭常熱王峻纂 國學圖書館金陵圖書

館北平圖書館宜興任氏乾隆刊本

吳門補乘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五年 吳縣錢思元纂 國學圖

書館北平圖書館宜興任氏嘉慶刊

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卷首十卷 道光四年 知府宋如林顧騰伊

羅琦修吳縣石玉纂 道光刊本

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 光緒八年 知府李銘皖蔣啓勛修吳縣馮桂芬

纂 光緒刊本

叙論

右蘇州府志。蘇州：秦置會稽郡；漢初為荊國，尋復為會稽郡，後漢分置吳郡；陳置吳州；隋開皇九年改蘇州（以姑蘇山在吳，故名），大業三年，復改州為郡；唐武德四年，復置蘇州；後唐同光二年，陸中吳軍；宋開寶八年，改蘇州平江軍，政和三年，陸平江府；元改平江路；明初改蘇州府，後因之。故蘇州志，自晉至唐，曰吳地，曰吳郡；宋曰蘇州，曰吳中，曰平江府，亦曰吳地，曰吳郡，並沿舊稱曰姑蘇；元曰吳郡；明清曰蘇州府，亦曰姑蘇，曰吳郡，又曰吳門。

今可考者，晉有張勃吳地記一卷，見兩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宋書州郡志引「張勃云」，又兩引吳記，當即是書。勃又有吳郡記一卷，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謂「蓋本一書，譌地為郡也」。勃又有吳錄三十卷，王謨吳地志輯本謂「此本係三十卷，後人得其一卷，非別有吳地

記也』，則以吳地記爲吳錄中之一卷矣（洪武府志引吳記，未知卽是書否）。又有顧夷吳郡記一卷，又二卷，見隋書經籍志，昭明文選注引之。（又吳郡緣海四縣記，吳郡臨海記，屬今浙江省，另錄。）

宋有董覽吳地誌，見宋書州郡志（誌云晉分永世，姑作宋人），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之。又有王僧虔吳郡記，太平御覽引之。

齊有陸澄吳地記，至正琴川志引之。又有顧歡吳地記，洪武府志引之。又有陸道瞻吳郡記一卷，太平御覽引之，國史經籍志有。以上諸書，除王僧虔吳郡地理記外，俱見洪武府志。洪武志，於章昭三吳郡國志云寰宇記引，陸道瞻吳郡記云御覽引；其未云某書引者，似明初其書尙存（以上今佚）。凡此皆在宋齊以前。

唐有陸廣微吳地記一卷，是書爲陸廣微原作，四庫總目謂『原書散佚，後人採掇成編』。書中兩稅茶鹽酒等錢，後有續添吳江縣云云。錢大昕養新錄謂『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殆後人併入也』。（今刊本後有記後舊本原文，所紀有淳熙十三年；又附有吳地記後集，所紀有大元貞元年。）又有張搏刪治吳地記，搏於咸通三年，由湖州刺史

移蘇州，是書當作於是時。又有蘇州記，太平御覽引之。又有姑蘇志，所紀有乾元二年，大歷五年，輿地紀勝引之。凡此引書皆在唐以前。

又有吳中記，所紀有侯景亂後，輿地紀勝引之（洪武府志屢引之，如吳中記包山一條，文同而吳字異）。凡此引書在五代以前。

圖經則有舊圖經，元豐圖經續記引之，並見輿地紀勝。洪武府志引有乾符三年，未知是唐時圖經否？

宋凡五修。大中祥符四年，翰林學士饒陽李宗諤修蘇州圖經六卷，直齋書錄解題所有三州圖經刻本，此其一也。元豐續記，紹熙郡志，俱據引是書，並見洪武府志（以上今佚）。元豐七年，知蘇州府晏知止等延吳縣朱長文纂吳郡圖經續記十卷，其爲類凡二十八：曰封域，曰城邑，曰戶口，曰坊市，曰物產，曰風俗，曰門名，曰學校，曰州宅，曰南園，曰倉務，曰海道，曰亭館，曰牧守，曰人物，曰橋梁，曰祠廟，曰宮觀，曰寺院，曰山，曰水，曰治水，曰往迹，曰園第，曰冢墓，曰碑碣，曰事志，曰雜錄。其曰『圖經續記』者，承祥符圖經之後而有此作，凡圖經已備者不錄。曰續經，曰續圖

經，皆是書也。紹熙郡志曰新志，故此又曰舊志。北宋地志存於今者，當推是書(今存)。又有吳縣章哲纂吳事類補十三卷，見洪武府志宋濂序(徐大棟續錄作吳志類補)。章哲宣和間人，當是補元豐以前書(今佚)。凡此皆在北宋以前。其後有平江府五縣正圖經二卷，蘇州於政和三年陞平江府，領縣五；嘉定十年增置嘉定縣，領縣六；此曰平江府五縣，當在政和三年以後，嘉定未增縣以前(今佚)。紹熙三年，吳縣范成大纂吳郡志五十卷(通稱范志)，其爲類凡三十九：曰沿革，曰分野，曰戶口，曰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曰進士，曰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郭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攷證，曰雜咏，曰雜志。成大負一時重望，是志爲其末年所自作，郡人龔頤勝茂周南三人第爲之蒐訪，而尙以求附某事而弗得者，譁謂非石湖筆，則知以縣人纂修縣志，取舍之間，怨尤易集，其秉筆者至不得已而揣摩遷就以徇之，故名志間世

而後得也。成大於紹熙三年成書後，紹定二年知平江府李壽朋刊刻是書，復令校官汪泰亨增補紹熙三年以後事，如書中縣記嘉定縣嘉定十年置之類，雖其所續不別署爲續志，與本書殺亂，有乖義例，然於范志大體究無所損，四庫總目謂其『徵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爲地志之善本』，非溢美也。因刊補於紹定，故又曰紹定志(今存)。其後知平江府趙與憲纂續吳郡志五十卷。與憲於嘉熙至景定間，三蒞平江，未知是書成於何年；然距紹熙志約五十餘年，並在紹定刊補後。凡此皆在南宋以前。

元至治口年，平江路總管趙鳳儀嘗集諸儒論次遺缺；會改官，不果成(見洪武府志宋濂序)。又有崑山楊謹纂吳地廣記五十卷。元崑山屬平江路，故有是作。諱於至正初年纂崑山郡志，是書當在其先後時也。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錄崑山郡志，未收是書。

明凡五修。洪武十二年，吳縣教諭盧熊纂蘇州府志十二卷(通稱盧志)，首圖十八，其爲類凡三十五；起沿革，訖集文。書中徵考極富，自晉顧夷至唐陸廣徵吳地記，幾於無書不引，而祥符圖經援據尤多。蓋是志

以元豐續記紹熙郡志兩書爲依據，而蒐采諸書以成之。據宋濂敘，『盧熊憫前志之乖紛，以爲苟不合而一之，恐不足以示來者。乃攬衆說，撫遺事，芟繁取要，族別類分，總之爲五十卷』。其圖說詳著春秋至元之沿革，並當時縣界，略於景圖，亦足爲法。千頃目有吳郡廣記五十卷，無蘇州府志；明史藝文志同。今傳本題蘇州府志，而明季清初著錄只云吳郡廣記，何也？康熙府志，兩書並錄。光緒崑新合志，謂此廣記與蘇州府志爲一書。惟此兩書同爲五十卷，是否初名吳郡廣記，後易以蘇州府志，抑或蘇州府志外，承楊諱而別有吳郡廣記，皆不可知。是志上承紹熙，下啟正德，以後吳中修志者悉以是三志爲準則。至清乾隆修志時，尙及見之。四庫本於蘇州錄紹熙正德二志，是志並未存目，蓋當時未曾採進故也。文淵目舊志蘇州府志十九冊，當卽是書（今存）。乾隆通志又有殷奎蘇州志，奎與盧熊同從楊維禎受學，熊於奎復推崇備至，似奎是志卽與熊同修，或又爲一書，莫可考矣。文淵目新志有蘇州府並屬縣圖十六冊，當是永樂年修（今佚）。景泰口年，知府汪澣延縣人杜瓊纂蘇州府志，據正德府志杜啟後序，『景泰開前

守隴西汪公嘗有意焉，而淵孝先生（瓊）實不果行』。至成化十年，知府丘霽延吳縣劉昌，長洲李應楨，陳頤纂蘇州續志一百卷。據劉昌序，『是志乃法范文穆公成大所纂志，參以百家，裨以羣史，人以代著，文以事從，郡總而邑分之』。據正德府志王鑿序，『會丘罷去，事遂已』，杜啟後序，『是書將成亦廢，遺稿尙有一二存者』，是其書未成也。弘治十二年，知府史簡等延長洲吳寬，吳縣張習都穆纂蘇州府志口卷。據王鑿序，『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公不祿，書竟不就』，是其書亦未成也。正德元年，知府林世遠延震澤王鑿纂姑蘇志六十卷（通稱王志），首圖二，其爲類凡表三：郡邑沿革，古今守令，科第；自沿革至雜事，凡三十一，與洪武府志略同。王鑿序，『今廣東林世遠抱文定遺稿屬予，乃合范盧二志，參以諸家，裨以近事，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杜啟後序，『又取劉李陳三公稿，與范盧二志相較對』，是此志依據弘治稿，並參以成化稿，又合范盧二志蒼萃爲之。自成化二年歷弘治至此三十二年，而其書始成。

四庫總目謂其『繁簡得中，考核精當，在明人地志之中猶爲近古』。其修志名氏署吳寬王鏊，此書繼吳寬而作，從其朔也（今存）。其時縣人楊循吉不與修志之役，別纂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千頃目五卷，今刊本書面題吳郡志略）。又有長洲蔡昂纂姑蘇志補遺，昂以姑蘇志尙有牴漏，作補遺以遺王鏊（今未見）。又有長洲劉鳳吳郡考二卷，鳳因前志（當是正德志）不詳吳之分合，而爲此書（今存口，鳳又有續吳錄二卷）。又有太倉王世貞纂蘇志補遺，亦補正德以前志之遺闕也（今未見）。又有戒菴老人纂續吳郡志二卷，據其自序，『范志遺失仙人隱士之居址，名山勝境之出處，菴觀寺院橋梁道路所興起之蹟，故續其志云』。戒菴老人，明江陰李翊自號，翊嘉靖時人。書中有南宋至元並明洪武永樂年詩文事蹟，若是志果爲其所續，當是嘉靖開書，則以明人而補續宋志矣。正德嘉靖間，縣人盧雍纂蘇州府志四十六卷，是志見千頃目抄本（刊本未有），距正德王志，爲時甚近，他書無述之者。崇禎府志王志堅序，謂『正德以來，未有繼者』，亦不及雍修志事。府志作盧熊，未知千頃目傳抄是否涉盧熊而誤（卷數與洪武志不同），抑果有其書也。天啓六年，知府寇

慎教授徐起陸有意修輯，以時方多事，中寢（見崇禎府志王志堅序）。至崇禎四年，知府史應選延崑山王志堅纂蘇州府志稿十四冊。據王志堅序『是志合三舊志（范盧王三志），綜其義例而損益之，附以近事。始於己巳（崇禎元年）六月，迄於辛未（三年）四月，得沿革至人物等二十餘冊。會有楚臬之除，弗遑卒業。所缺戶口至兵戎數事，則王煥如周永年二生與家弟志廣共續成之；而先所得職官至坊表，及郡境分總圖說，則王生獨力所構也。王生留心郡事已二十餘年，藉其力以成書』。是此志爲王志堅所纂，實則王煥如佐其蒐采以成，故道光崑山新志於是志署王煥如纂（煥如又纂吳縣志五十四卷）。乾隆修志，尙得宦績，人物稿十四冊；至光緒修志時，並此亦不傳。周永年又有中吳志餘，未知永年分編崇禎志時，於其未收入者錄爲是書，抑續補中吳紀聞諸舊作也。（以上今未見。）

清凡四修。康熙三十年，知府寧雲鵬等修蘇州府志八十二卷，其爲類凡四十四；起古今沿革表，訖雜記。據盧騰龍序，『昭代詔修通志，敕郡縣博求故實。時則禮聘紳儒首開局者，寧公雲鵬也；繼則鳩工繕刻

者，趙公祿星也。奈作輟相尋，劖劖者僅十之六七。余幸從甯趙二公後，爲其所易者。』是此志修始於甯雲鵬，繼任趙祿星爲之繕刻，盧騰龍於康熙三十年刊成。乾隆府志作盧騰龍修者，據刊成之年言之；其作盧騰龍修甯雲鵬纂者誤也。更五十六年爲乾隆十三年，知府雅爾哈善等延吳縣習篤等纂蘇州府志八十卷，卷首一卷，圖十，其爲類凡三十二，起分野訖雜記。據是志凡例，『今之所輯大抵依據范盧王三志，而於其中文擇其善，事從其核，溯源正史，旁資古今羣籍，下及各縣志，苟可參稽采用者，靡不蒐討』。其義例參用范盧王三志，而人物分縣序代，則做皇甫沆長洲志，并据崇禎王志堅志。臺宦績人物而增益之，故其編次相承而合乎體要，爲道光光緒兩志所本。其後嘉慶二十五年，吳縣錢思元纂吳門補乘十卷，卷首一卷。是志蓋補乾隆志郡城三邑故實。書中碑碣考一卷，燬於火；其子士錡續編一卷，附原書後。自乾隆十三年，更七十五年爲道光四年，知府宋如林等延吳縣石韞玉纂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卷首十卷，圖十八，首巡幸宸翰；其爲類凡三十七；起分野，訖雜記。據是志凡例，『蘇州府志，康熙乾隆間曾兩次

脩輯，兩志體例各有異同，今志兼採兩家之體例，而參酌損益焉。』然其所依據者，大都係乾隆志，惟人物遵江南通志例，分爲十門，又增金石，集詩，集文，與乾隆志異。宋如林任松江府，曾延孫星衍纂松江府志；此次移蘇州，修府志，又得石韞玉爲之纂輯。如林旋分巡常鎮，調糧儲，攝按察事，猶時時過從，鉛槧之間，與聞緒論（見宋如林序）。韞玉老於典故，而其斟酌損益，協於史例（見額騰伊序），故嘉道之際兩志並稱。更四十六年爲同治八年，知府李銘皖等延吳縣馮桂芬纂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卷首三卷，圖十二，首巡幸；其爲類凡三十三；起分野，訖雜記。據李銘皖序，『范盧王志後，惟乾隆時郡守雅公所修爲最善，以故宮允定議，體例悉遵乾隆志，而略爲變通』。蓋道光志依據乾隆志，是志承道光志之後，以乾隆志爲本，如人物不分子目，藝文外不別立集文集詩是也；並參據道光志，如首巡幸，藝文後金石是也。修始於同治八年，至十三年將及成書，而馮桂芬遽歿，其子申之比部廣繼之，至光緒二年書成，八年而劖劖始竣。

要之蘇郡爲人物薈萃之區，其地故實甲於他郡。宋

齊以前俱已佚亡，自唐以後修凡十八次（除補遺志餘補乘等及未成書者外）：佚者六，未見者二，存者十。元豐圖經續記承祥符圖經，洪武正德志承紹熙志，康熙以後志承紹熙洪武正德三志，而乾隆道光光緒三志體例並大都從

同。其紹熙志在宋志中，洪武正德志在明志中，皆稱名著；即乾隆道光志，在清志中亦為不多得之作。蓋為之前者既美而彰，為之後者亦盛而傳矣。

蘇州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一

據紹熙郡志次第 案蘇州志以范盧王三志並稱，故合為一表。

| | | | |
|----------|---------------------|--|--|
| 元豐圖經續記 | 紹熙郡志 | 洪武府志 | 正德志 |
| 封域 戶口 | 序 目錄 沿革 分野 | 敘 圖 目錄 沿革 分野 疆域 戶口 賦稅 | 序，舊序 修志名氏 圖 目錄 郡邑沿革表 沿革 分野 疆域 戶口 田賦 課稅 |
| 風俗 | 土貢 風俗 | 風俗 | 風俗 貢役附 |
| | 稅租 戶口 | 漕運 賑貸 廩祿 | 風俗 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邑 | 門名 | 學校 | 州宅 | 倉務 | 坊市 | 往迹 | 牧守 | 祠廟 | 園第 | 南園 | 亭館 | 山 | 橋梁 | 水中 | 治水 | | | | | | |
| 城郭 三 | 學校 四 | 營寨 五 | 官宇 六,七 | 倉庫,場務附 六 | 坊市 六 | 古蹟 八,九 | 牧守,題名 十,十一 | 官吏 十二 | 祠廟 十二,十三 | 園亭 十四 | 山 十五 | 虎丘 十六 | 橋梁 十七 | 川 十八 | 水利 十九 | | | | | | |
| 城池 四 | 學校 十二 | 兵衛 十四 | 官宇 八,九 | | 鄉都 四 | 坊市 五 | 古跡 四十三 | 氏族 十六 | 封爵 十七 | 牧守題名 十九 | 名宦二十一至二十六(人物) | 祠祀 十五 | 園,第 七 | 山 二 | 橋梁 六 | 川 三 | 水利 三 | | | | |
| 城池 十六 | 學校,書院附 二十四 | 兵防 二十五 | 官署 二十一至二十三 | 倉場 | 驛遞 二十六 | 鄉都,市鎮村附 十八 | 坊巷 十七 | 古迹 三十三 | 吳世家 三十五 | 氏族附 | 封爵 | 平亂 三十六 | 古今守令表 二至四 | 官迹 三十七至四十二 | 壇廟 二十七,二十八 | 第 三十一 | 園池 三十二 | 山 八,九 | 橋梁 十九,二十 | 水 十 | 水利 十一,十二 |

| | | | |
|----------------|--|---|--|
| 海道 人物 上 | 人物 二十至二十七 | 人物 二十一至四十一 名臣 二十七至三十六 儒林 三十七 文藝 三十八 循吏 忠義，孝友 三十九 高行，隱逸 四十 | 人物 四十三至五十八 名臣 四十三至五十二 儒林 文苑 五十四 忠義，孝友 五十三 卓行，隱逸 薦舉 五十四 游寓 列女 五十七 |
| 物產 上 宮觀寺院 中 | 進士題名 二十八 武舉附 土物 二十九，三十 宮觀，府郭寺 三十一 郭外寺 三十二至三十六 縣記 三十七，三十八 冢墓 三十九 仙事 四十，四十一 浮屠 四十二 方伎 四十三 奇事 四十四 異聞 四十五至四十七 攷證 四十八 | 旌表 十八 貢舉 十三 土產 四十二 寺觀 四十三 冢墓 四十四 釋老 (以下人物) 方伎 四十一 | 土產 十四 寺觀 二十九，三十 冢墓 三十四 釋老 五十八(以下人物) 藝術，雜伎 五十六 紀事 五十九(卷內作紀異) |
| 冢墓 下 | 雜咏 四十九 雜志 五十 | 集詩 四十九，五十 雜志 四十六 | 雜事 六十 |

蘇州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二 據光緒府志次第

| 康熙府志 | 乾隆府志 | 道光府志 | 光緒府志 |
|---|---|---|--|
| <p>(是志卷一以前闕)</p> <p>分野，星畧 二 疆域 三 古今沿革表 一 形勝附 三(疆域)</p> <p>風俗 二十一 城池 四 坊巷 七 山阜 九 水道 十 河形 十一 水利 十二至十五 戶口 二十 田賦 二十三至二十六 徭役 二十七</p> | <p>序 凡例 修志姓名 圖首 目錄</p> <p>分野 疆域 建置沿革 表附</p> <p>形勢 一 風俗 二 城池 三 坊巷附 山 四 水 五</p> <p>水利 六，七 戶口 八 田賦 八至十一 屯田，蘆課，徭役，權稅，錢法，鹽課，積貯，蠲賑附</p> | <p>序 凡例 修志姓名 圖 目錄 巡幸，宸翰 首</p> <p>分野 疆域 建置沿革 形勢 一 風俗 二 城池 三 坊巷 三 山 四 水 五</p> <p>水利 六，七 田賦 八至十七</p> | <p>序 凡例 修志姓名，校刊姓名 圖 目錄 巡幸 首一至三 星野 一 疆域 二 建置沿革 形勢附 風俗 三 城池 四 坊巷 五 山 六，七 水 八</p> <p>水利 九至十一 田賦 十二至十九</p> |

| | | | |
|---|---|--|--|
| <p>物產 二十二</p> <p>官署 五</p> <p>學校 二十八</p> <p>兵防 三十五</p> <p>鄉都 六</p> <p>市鎮村附</p> <p>橋梁 八</p> <p>關津附</p> <p>古蹟 四十四</p> <p>祠祀 三十六, 三十七</p> <p>寺觀 三十八至四十</p> <p>第宅 四十一</p> <p>園林 四十二</p> <p>塚墓 四十三</p> <p>職官 十六至十九</p> <p>選舉 二十九至三十四</p> <p>宦蹟 四十六至五十三</p> <p>吳世家 五十四</p> <p>封爵, 氏族附</p> <p>列傳 五十五, 五十六</p> | <p>物產 十二</p> <p>公署 十三至十五</p> <p>倉驛義局附</p> <p>學校 十六, 十七</p> <p>書院, 社學, 義學附</p> <p>軍制 十八</p> <p>鄉都 十九</p> <p>市鎮村附</p> <p>津梁 二十</p> <p>古蹟 二十六</p> <p>壇廟 二十一至二十三</p> <p>寺觀 二十四, 二十五</p> <p>第宅園林 二十七至二十九</p> <p>塚墓 三十, 三十一</p> <p>職官 三十二至三十五</p> <p>選舉 三十六至四十一</p> <p>名宦 四十二至四十六</p> <p>人物 四十七至六十五</p> | <p>物產 十八</p> <p>公署 十九至二十三</p> <p>學校 二十四至二十六</p> <p>軍制 二十七</p> <p>鄉都村鎮 二十八</p> <p>津梁 二十九, 三十</p> <p>古蹟 三十一</p> <p>壇廟 二十二至三十九</p> <p>僧寺 四十至四十三</p> <p>道觀 四十四, 四十五</p> <p>第宅園林 四十六至五十</p> <p>塚墓 五十一, 五十二</p> <p>職官 五十二至五十九</p> <p>選舉 六十至六十八</p> <p>名宦 六十九至七十四</p> <p>人物 七十五至一百八</p> <p>名賢 七十五</p> <p>宦績 七十六至八十七</p> | <p>物產 二十</p> <p>公署 二十一至二十四</p> <p>學校 二十五至三十七</p> <p>軍制 二十八</p> <p>鄉都 二十九至三十二</p> <p>村鎮圩圖附</p> <p>津梁 三十三, 三十四</p> <p>古蹟 三十五</p> <p>壇廟 三十六至三十八</p> <p>寺觀 三十九至四十四</p> <p>第宅園林 四十五至四十八</p> <p>塚墓 四十九至五十一</p> <p>職官 五十二至五十八</p> <p>選舉 五十九至六十七</p> <p>名宦 六十八至七十三</p> <p>人物 七十四至一百八</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略傳 六十一 | 忠義傳 五十八 | 孝友傳 五十七 | 文學傳 五十九，六十 | 獨行傳 六十三 | 隱逸傳 六十四 | 藝術傳 七十八 | 流寓傳 六十二 | 人物 后妃七十五 | 列女傳 七十六，七十七 | 釋道傳 七十九 | 藝文 四十五 | 祥異 二 | 雜記 八十至八十二 | | | | | |
| 武功 八十八 | 忠節 八十九，九十 | 孝義 九十一至九十四 | 儒林 九十五 | 文苑 九十六至一百二 | 隱逸 一百三，一百四 | 藝術 一百五，一百六 | 流寓 一百七，一百八 | 列女 一百九至一百十八 | 僧 一百十九，一百二十 | 道 一百二十一 | 藝文 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八 | 金石 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 | 集文 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八 | 集詩 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三 | 祥異 一百四十三 | 記兵 一百四十四 | 雜記 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九 | 舊序 一百五十 |
| 武功 八十八 | 忠節 八十九，九十 | 孝義 九十一至九十四 | 儒林 九十五 | 文苑 九十六至一百二 | 隱逸 一百三，一百四 | 藝術 一百五，一百六 | 流寓 一百七，一百八 | 列女 一百九至一百十八 | 僧 一百十九，一百二十 | 道 一百二十一 | 藝文 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八 | 金石 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 | 集文 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八 | 集詩 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三 | 祥異 一百四十三 | 記兵 一百四十四 | 雜記 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九 | 舊序 一百五十 |
| 武功 八十八 | 忠節 八十九，九十 | 孝義 九十一至九十四 | 儒林 九十五 | 文苑 九十六至一百二 | 隱逸 一百三，一百四 | 藝術 一百五，一百六 | 流寓 一百七，一百八 | 列女 一百九至一百十八 | 僧 一百十九，一百二十 | 道 一百二十一 | 藝文 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八 | 金石 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 | 集文 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八 | 集詩 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三 | 祥異 一百四十三 | 記兵 一百四十四 | 雜記 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九 | 舊序 一百五十 |

蘇州府縣名沿革表

| 舊府書名 今縣名 | 乾符吳 地記 | 元豐圖 經續記 | 紹熙 郡志 | 洪武 府志 | 正德 志 | 康熙 府志 | 乾隆 府志 | 道光 府志 | 光緒 府志 | |
|-------------|-----------|------------|----------|----------|---------|----------|----------|----------|----------|------------------------------------|
| 吳縣 | 吳縣 | 蘇州 | 平江府 | 蘇州府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案吳，長洲，元和三縣蘇州府附郭。 民國元年，長洲元和併入吳縣。 |
| 長洲縣 | 長洲縣 | | 同 | 同 | 同 | 同 | 元和縣 | 同 | 同 | |
| 崑山縣 | 崑山縣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案新陽縣，民國元年併入崑山縣。 |
| 常熟縣 | 常熟縣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案昭文縣，民國元年併入常熟縣。 |
| 吳江縣 | 吳江縣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案震澤縣，民國元年併入吳江縣。 |
| | | | | | | | 昭文縣 | 同 | 同 | |
| | | | | | | | 震澤縣 | 同 | 同 | |

附注

吳地記又有嘉興，華亭，海鹽三縣。嘉興，海鹽，今屬浙江省；華亭，屬舊松江府。紹熙郡志又有嘉定縣，係嘉定時汪泰亨增補。嘉定，屬舊太倉直隸州。洪武府志又有嘉定，崇明二縣。崇明，屬舊太倉直隸州。正德志又有嘉定，太倉，崇明一州二縣。太倉州，舊太倉州直隸州。康熙府志與正德志同。至雍正二年陞太倉為直隸州，嘉定崇明屬焉。乾隆府志以後，太倉直隸州別自為志。

顧頡剛 鄭德坤編輯 吳志順趙琬繪畫 馮家昇 譚其驥 侯仁之校訂

本圖係為研究地理學者打草稿之用，使不嫻地圖繪製術者亦能畫出稱心的地圖。無論研究沿革地理，或調查當代地理，以及繪畫統計圖，路線圖等，均各適用。

本圖凡分三種：甲種每幅比例尺均為二百萬分之一，乙種均為五百萬分之一，丙種則為一千萬分之一上下，以便審察題材而選擇其所需用者。甲乙丙種皆用經緯線分幅，這張和那張分得開，合得攏。並將經緯度每度之分度，每十分畫一分割，以便使用者根據此分割，精密的計算經緯度而添繪各種事物。

本圖每幅皆分印淺紅，淺綠，及黑色套版三種，使用者可以按着自己應加添之色而採購，免去靠色不顯之弊。凡購紅綠單色圖者，如更購黑色套版圖以作對照，便可一目了然。

本圖在一幅之內，擇取一最重要之城市作為本幅專名，俾便購用。現在甲種（豫定五十六幅）已出版者計有龍江，虎林，永吉，赤峯，烏得，居延，哈密，寧夏，歷城，長沙十幅，乙種（豫定二十三幅）已出版者計有龍江，庫倫，科布多，迪化，噶大克，曼谷六幅，丙種已出版者計有暗射全中國及南洋圖一幅。豫定本年暑期內出全。

甲乙種單色版（淺紅淺綠）每幅售價壹角，黑色套版每幅售價壹角貳分。暗射全中國及南洋圖，二色版每幅價叁角，五色版每幅價肆角。本會會員購買者七折。

發行者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 禹貢學會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武昌察院坡十九號 亞新地學社

地 圖 底 本

川邊季刊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專載】
柯羽操遊藏記(柯羽操)，馬邊調查(重慶中國銀行調查組)，馬邊夷人調查(重慶中國銀行調查組)，屏雷途中雜記(蔣永恕)。

【調查資料】
經濟
(財政)賦稅：西康廿七縣糧額統計，寶興汶川二縣請免征糧稅，省府豁免留廬西山二縣本年度糧稅。商業：松潘出口貨停滯，馬邊拓邊社改良茶質。
(產業)農業：西陽秀山秋收欠豐，汶川官紳合辦經濟農場，茂縣紳民組織利濟水廠。鑛業：西康地質概略，蘆源龍達金廠傳將停辦。墾務：邊區屯殖籌備會在蓉成立，雷馬屏各墾社組墾務聯合會，雷馬屏峨四縣荒地調查。

社會
(概況)西康之現況，懽化縣政一瞥，丹巴縣政一瞥，蘆山人口銳減，康定人士籌辦日報，省振務會撥款救濟松潘

交通
(公路)行營限期完成川康公路，成雅公路竣工，蘆定鐵橋併入雅康公路修築，汶川龍溪大橋補修竣工，茂汶間被雨水沖壞道路將培修竣事，川邊主要道路里程表。
(郵電)交通部派郵務員隨班入藏視察，茂威理懋郵局遷回各原縣辦公，重慶川藏電政局移蓉。
(政務)西康建省會成立各情，諾那活佛在康執行宣慰。
(軍務)駐康軍隊統編劉文輝指揮，川康軍全部改編，理番總谷腦避難民衆請委羅濟羣為大隊長，行營別動隊十七隊派一分隊進駐西陽。

災民，茂縣西昌彭山三縣災情嚴重。
(宗教)軍委會行營令保護西康各喇嘛寺，康定跑馬山絳巴格西圓寂。
(夷情)雷坡夷民作亂經過，楊撫權任川康甘青夷務特派員，蘆花黑水番族之社會組織及漢人生活情形。

漢月錄

第七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二月十五日出版

察省經濟狀況之回顧與展望.....郭旭峯
離開學校以後.....席大鼎
參加上海第六屆全運會之後.....丁樹萱
甜蜜的往事.....丕樹興
窗前設誌.....林特
朝過清河橋.....塞特

浣溪沙.....寒冰
失業後.....康世魁
悵望着雪的天野.....大禮
夢遊黃家坡.....國珍
編輯後記.....編者

編輯者 漢錄月刊社
地址 張家口上堡明北大街師範學校轉
定價：每册四分全年四角郵費一角

月旬刊

要研究西北問題，
要研究國族問題，
不可不明白回民的情形，
不可不知道回教的真諦，
所以必須要定一份——
月華旬刊看！

定價
每期大洋六分.....
半年十八期大洋九角八分.....
全年卅六期大洋一元八角六分.....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

(如蒙匯款請在票面上註明「由東四支局兌」字樣)

郵費在內

漢口商業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總第二十四期)要目

每册訂價大洋二角五分 國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A)社評
財部管理通貨以後(肇民)——論財部籌設不動產抵押銀行(宗伊)
- (B)論文
(一)漢口救濟中小工商業辦法談.....陳紹博
(二)幣制改革與救濟漢口市面問題.....劉天民
(三)我國新貨幣政策之觀察.....陳遜聲
(四)通貨膨脹與通貨管理.....鮑幼申
(五)我國茶葉之產銷及其振興策.....邁進籃
- (六)世界經濟政策之新趨勢.....楊勇超譯
(七)漢口市水士業行業現狀.....程序
- (C)工商調查
武漢之工商業(十四)——布疋店業——捲煙業——本社調查部調查
- (D)商業講座
人民對法幣應有之認識.....李肇民
- (E)本埠金融及商品市況——(甲)金融——(乙)商品——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

趙泉澄

七 福建省，臺灣省

福建省 一部分 福建省：

順治初年仍；康熙二十三年，設臺灣府，屬福建省；光緒十一年，分屬臺灣省。

福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九：閩，侯官，古田，閩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

雍正十二年，古田縣分設屏南縣，隸府屬：領縣十。

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福州為英國開為商埠：仍領縣十。

咸豐十一年，日本於福州府附郭縣地設日租界：仍領縣十。

泉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七：晉江，南安，惠安，德化，安溪，同安，永春。

康熙二十五年，於晉江縣廈門地，設廈門廳，移府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廳一縣七。

雍正十二年，永春縣升為直隸州，德化縣往屬：領廳一縣五。

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廈門為英國開為商埠，仍領廳一縣五。

咸豐十一年，日本於廈門廳地，設日租界：英國又於其地設英租界：仍領廳一縣五。

光緒二十五年，美國又於其地設美租界；二十八年，鼓浪嶼自開為商埠：仍領廳一縣五。

建寧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八：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政和，松溪，壽寧。

雍正十二年，壽寧縣往屬福寧府：領縣七。

延平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七：南平，將樂，大田，沙，尤溪，順昌，永安。

雍正十二年，大田縣往屬永春直隸州：領縣六。

汀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八：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連城，歸化，永定。

興化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二：莆田，仙遊。

邵武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邵武，光澤，泰寧，建寧。

漳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十：龍溪，漳浦，龍巖，南靖，長泰，漳平，平和，詔安，海澄，寧洋。

雍正十二年，龍巖縣升為龍巖直隸州，漳平，寧洋二縣往屬：領縣七。

嘉慶元年，於雲霄地，設雲霄廳糧捕同知，移南勝撫民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廳一縣七。

福寧州，福寧府——順治初年仍，福寧直隸州領縣二：福安，寧德。

雍正十二年，福寧直隸州升為福寧府，於所屬二縣外，以州地增置霞浦縣為府治；又改建寧府屬之壽寧縣來屬：領縣四。

乾隆三年，於霞浦縣桐山堡地，置福鼎縣，隸府屬：領縣五。

嘉慶四年，於平潭縣丞地，設平潭廳通判，隸府屬：領廳一縣五。

光緒二十四年，三都澳自開為商埠；二十六年，於三都島地，置三都廳同知，移海防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廳二縣五。

永春州——雍正十二年，泉州府之永春縣升為永春直隸

州，泉州府之德化縣來屬；延平府之大田縣來屬：領縣二。

龍巖州——雍正十二年，漳州府之龍巖州升為龍巖直隸州，漳州府之新平，寧洋二縣來屬：領縣二。

福建省一部分臺灣省：

康熙二十三年，設臺灣府，屬福建省；光緒十一年，改屬臺灣省；二十一年，亡於日本。

臺灣府，臺南府——康熙二十三年，於故鄭氏東寧省地，改置臺灣府；於故鄭氏天興，萬年二州地，分置臺灣縣為府治；又析府北故鄭氏天興州地，置諸羅縣；析府南故鄭氏萬年州地，置鳳山縣，并隸府屬：領縣三。

雍正元年，於臺灣北境淡水港地，置淡水廳捕盜同知；又析諸羅縣北境地，置彰化縣，並隸府屬。五年，又於臺灣西澎湖羣島地，置澎湖廳通判，隸府屬。九年，改淡水廳捕盜同知為淡水廳撫民同知：領廳二縣四。

乾隆五十二年，改諸羅縣為嘉義縣：仍領廳二縣四。嘉慶十六年，增置噶瑪蘭，鹿港二廳，並隸府屬：領

廳四縣四。

光緒元年，裁淡水廳，改置淡水新竹二縣，裁噶瑪蘭廳，改置宜蘭縣，並往屬臺北府；又於南猴洞地方，置恒春縣，隸府屬。八年，又設埔裏社廳撫民通判，隸府屬。十三年，改臺灣府為臺南府，所屬臺灣縣改為安平縣，裁鹿港廳；又改彰化縣暨澎湖，埔里社二廳，并往屬新設之臺灣府；領縣四。二十一年，亡於日本。

臺北府——光緒元年，設臺北府於艋舺，裁臺灣府之淡水廳，改置淡水，新竹二縣來屬；裁臺灣府之噶瑪蘭廳，改置宜蘭縣來屬；設鷓鴣廳，移噶瑪蘭通判駐

紫；設卑南廳，以南路同知駐紫；置水沙連廳，移中路同知駐紫；並隸府屬。十五年，卑南廳升為臺東直隸州。二十年，析淡水縣屬大崙坎地，置南雅廳，隸府屬；領廳三縣三。二十一年，亡於日本。

臺灣府(新設)——光緒十三年，於全臺適中之地，設新臺灣府；於彰化東北境，新設臺灣縣為府治，又於彰化縣之南，設雲林縣，於新竹苗栗街地，設苗栗縣；并隸府屬；又改舊臺灣府屬之彰化縣暨澎湖，埔里社二廳來屬。領廳二縣四。二十一年，亡於日本。
臺東州——光緒十五年，臺北府之卑南廳，升為臺東直隸州；無屬領。二十一年，亡於日本。

食貨

(刊月半)

第二期

最近出版

中國社會史專刊

陶希聖主編

- 瑣談.....陶希聖
- 常識之科學的解釋.....陶希聖
- 研究資料.....陶希聖
- 秦漢經濟史資料(四)貨幣制度.....馬百非
- 現代屯田制研究.....孫媛貞
- 現社會的探討.....王瑞
- 廣東一個農村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王瑞
- 雜俎.....張錫綸
- 明代戶口逃亡與田土荒廢舉例.....陶希聖
- 編輯的話.....陶希聖
- 中國經濟社會史重要論文分類索引(十一)

| | | | | | |
|----|----|----|----|-----|-----|
| 定價 | 零售 | 每冊 | 大洋 | 洋一元 | 角五分 |
| 全年 | 全年 | 國內 | 國內 | 國內 | 國內 |
| 全年 | 全年 | 國外 | 國外 | 國外 | 國外 |
| 全年 | 全年 | 三元 | 三元 | 三元 | 三元 |

第一卷
合訂本
每本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門市特售八角
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五分

上海福州路中街
新生命書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康藏前鋒 第三卷第二期

- 敬告西康當局.....幼愚
- 西康目前之嚴重危機.....裕恒
- 西康省界問題.....裕恒
- 西康現況.....裕恒
- 西康前途之展望.....裕恒
- 西康建省應有之規劃.....裕恒
- 康藏問題論文索引.....康仲明
- 康藏問題的回憶.....康仲明
- 一月來之康藏.....康仲明
- 編後.....康仲明

西康東部旅行記.....高上佑譯
康藏問題論文索引.....康仲明
康藏問題的回憶.....康仲明
一月來之康藏.....康仲明
編後.....康仲明

定價
每月一冊定價一角全年十二冊一元二角郵費二角四分
發行
南京和平門外曉莊康藏前鋒社

西北科學考察團出版物一覽

徐旭生西遊日記 徐炳昶著

民國十六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旅行蒙新時，徐氏為中國團長，率領西征，此書即按日所記旅行狀況及本團各隊工作之分配與對外交涉，凡研究蒙新及瞭解考察團工作情形者不可不讀是書。定價三元。

長征記 斯文赫定著 李述禮譯

赫定先生為考察團外國團長，此書即記民國十六年旅行蒙新時沿途之生活狀況及工作情形。赫定文筆生動，描寫深刻，不惟可作旅行西北之寶筏，且可為青年之良好讀物。平裝一厚冊，定價二元八角。

我的探險生涯 斯文赫定著 孫仲寬譯

內容敘述斯文赫定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在中亞細亞旅行之經過，尤其在新疆大沙漠中之探險及發現樓蘭古址等等記錄，均在其中。文筆生動，為研究西北者不可少之著述，譯筆亦甚流暢。平裝二厚冊，定價四元。

高昌專集 黃文弼著

此書為黃氏在吐魯番墓室中所發現之墓磚集合而成，由墓磚上之文字可以考見高昌有國時之官制及紀年，為研究高昌歷史之惟一著述，且書寫亦佳，可以臨摹。原書現已售罄，正擬重

印中。

高昌陶集 黃文弼著

此係在高昌古墓中與墓磚同出土，每器均有花紋。今採其顏色鮮明者集為是書，並附有地形圖，工作圖及器物解剖圖數十幅，攷古學家必不可不讀是書。用中國宣紙影印，精美雅緻。中裝二巨冊，定價十六元。

高昌第一分本

此書據高昌墓磚中之記載，作高昌麴氏紀年，高昌官制表，可以補史志之缺。末附新疆發現古物概要，為黃氏此次考古之總輪廓。欲知高昌國歷史及新疆文化之大概者不可不讀。原書已售罄，正擬重印中。

西域地名 馮承鈞著

內容係將西域之地名用中西文對照法，排列清楚，檢閱方便，實為研究西域地理者之良好參考書。平裝一冊，定價五角。

漢居延筆模型及說明 馬衡撰 劉復書

仿製漢時之毛筆，妙肖異常，並陳以楠木盒，精巧古雅。其說明由馬先生撰述，攷據精詳。更兼劉先生書法遒勁，實為不可多得之珍品。定價六元。

讀錢賓四先生「康熙丙午本方輿紀要」跋

夏定域

賓四先生此文，于顧景范之立身大節及著書用意所

在，與其數十年辛勤經歷，蓋已闡發無遺。而余尤引爲欣快者，以昔年在粵得廣州刊小字本方輿紀要，當時以爲係重刻丙午初印本者（其實則重刻道光時長沙黃冕本），卽爲跋以紀之，今竟與此文不謀而合之處頗多也。惟賓四先生文中，尙有數點可補述者，茲不憚辭費，爲列舉如下：

（一）文中據無錫縣志謂顧氏卒年六十三。按華希閔所纂

乾隆無錫縣志卷三十顧氏本傳，固云卒年六十二。

華氏與顧氏之孫交好，於傳末並爲附注，謂方輿紀要原稿五百餘卷，仍保存于家，與通行本之刪改多誤字者有異。逮嘉慶時秦瀛纂無錫金匱縣志，則刪去此傳末之卒年及小注，于是後來傳述，顧氏卒年，率多不明矣。（陸心源疑年錄，據姚椿晚學齋集，以顧

氏卒于康熙十九年庚申。按姚氏顧處士祖禹傳略，明言魏禧康熙

十九年卒，顧氏康熙中卒。不知陸氏何以疏忽至于此！後來以誤

傳誤，皆心源之咎也。）故以卒年六十二推之，則丙午顧

氏三十六歲也。

（二）魏禧所爲顧耕石墓誌銘，除末銘文之外，皆據景范所作耕石府君行述。此文張君曉峯于無錫膠山黃氏抄得，前年來杭曾出以相示。此文當亦收入宛溪遺稿中，後遺稿失傳（余擬就所知見，爲之重輯），則考稽顧氏家世者不得不取叔子之志銘矣。

（三）九邊圖說一書，明清各叢書本皆題許論撰。讀顧氏方輿紀要總序，始知出于其高祖大棟所爲。

（四）丙午本無吳興祚序，當係佚脫，非匆遽不及載入。時吳爲無錫縣令，華商原旣請其鑒定此書，則自爲刊序文以弁簡端。序中有：「爰序之，以明其非篆刻之詞，無益而災木者比也」，尤爲付印時口吻。

（五）魏禧于吳門所見紀要爲丙午本，即魏顧締交後，彭士望在易堂所見者當亦爲此本：觀其恥躬堂文鈔與陳元孝書曰：「今有從未相見，因吾友之言，遂信爲數十年舊識，南越則吾元孝，東吳則虞山顧景范祖禹二人而已。景范從未一爲諸生，潛心纂述，著

十五國方輿紀要，爲之論，讀之令人鼓舞興發」可知也。至魏顧縉交，及叔子爲作方輿序及耕石墓志銘，以叔子文集考之，則當皆在康熙十年辛亥。此爲魏子第二次遊江淮，由庚戌至壬子冬始還甯都。

然則景范之續爲此書至一百三十卷，要必在辛亥年以前。丙午本刊行之次年（丁未），景范曾作歷代紀元彙考序（書爲無錫趙駿烈作。趙字月聲，曾參訂方輿紀要，見丙午本凡例。此書浙江圖書館藏抄本，海甯吳氏拜經樓舊物）

曰：「予方輿之作，碌碌數年，未遑卒業」。似其此時並未以病中輟工作。即辛亥以後一百三十卷成稿，仍續有所改進：陸楣（無錫人）鐵莊文集卷二序華商原燕綵堂詩集曰：「余初識先生時（康熙十二年癸丑），宛溪顧子景范方假館與先生披輿圖，繙史乘。

宛溪賦詩，有「江底可憐沉鐵鎖，掌中猶喜撫金甌」之句，先生擊節久之，可以見之。當彭士望致陳元孝書時，已稱景范「身授徒華氏」，迄癸丑而猶在，則歷數年之久矣。

（六）癸丑之次年甲寅，閩變作，顧氏南遊，在耿藩幕中，干以謀，不用，遂歸，先後誠不出三年。陸楣

疏快軒詩卷上雪夜訪宛溪顧子有「三年瘴雨浣征袍」句，可證也。其弟安世字宛涓，有奇才，年僅二十三卒。十二歲時去鄉入閩帥幕，有閩海秋懷詩之作，後彭士望爲作序（恥躬堂文鈔卷六）。不知顧氏弟兄以何緣而皆得入八閩戎幕，謀興復，此亦須待探究者矣。

（七）顧氏之館崑山徐乾學家，至遲當在庚申年（康熙十九年），觀于彭士望之傳是樓藏書記及徐春坊五十壽序可知。文中謂「辛酉始館徐乾學家」，殊非。

十月，六日，葦于杭州。

謹按顧氏年六十二，見無錫縣志，據推當卒壬申；拙文偶憑平日觀記，未繙原書，遂誤六十二爲六十三，因謂卒於癸酉，一誤也。文中謂康熙十九年庚申，顧年五十，並不誤；而云上推丙午，顧年三十七，實應年三十六，二誤也。文中引彭躬菴徐氏五十壽序證顧氏客徐家年歲，明在庚申，乃又云始辛酉，三誤也。月前讀葉君揆初藏顧家方輿紀要原稿，明作顧氏年六十二，卒壬申，已悟拙文之失

物刊唯一之濟經界世及濟經國中究研

濟經國中

期二十第 卷三第

版出日一月二十年四廿

本期要目

| | |
|---------------------|------|
| 中國金融界之現勢 | 汪諸君譯 |
| 中國紙幣的現狀 | 向金聲 |
| 幣制改革聲中之整理輔幣問題 | 朱光澤 |
| 整理幣制聲中之輔幣問題 | 佟仲華 |
| 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 閻鴻聲譯 |
| 封建制度成立的條件及其本質新議(續完) | 陳嘯江 |
| 封建——農奴制社會 | 鄧錦心譯 |
| 評閩錫山之土地村有論 | 鄧達章 |
| 資本主義之成立及農村分解之過程 | 汪保安譯 |
| 資本制農業的幾個問題 | 黃鏡 |
| 現階段中國農村問題全貌之透視 | 秦鏡 |
|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答客問 | 王宜昌 |
| 中國的農業恐慌與農村狀況(續完) | 張覺人譯 |

本誌 預定 全年 二元 半年 一元 一期 一角 另售 每册 法幣 二角

號二巷倉龍廟軍將京南

行發編主會究研濟經國中

處售代總

司公誌雜海上 局書央中京南

誤，乃竟忽忽未暇爲文。頃又讀夏君文，匡其疏謬，謹自檢舉，以告罪於禹貢之讀者。惟魏顧締交，及魏爲顧序方輿書，拙文推在壬子，夏君謂應在辛亥。拙文本約略定之，未檢魏集；因讀夏君文，特緝魏集，覺尙有未協。蓋叔子遊江浙，最先在壬寅癸卯。庚戌重至揚州（卷九閩賓連遊廬山詩叙），十月在揚州（卷十二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迹卷後），十一月自揚州歸（卷十七大鐵椎傳）。明年辛亥四月又客揚遊金焦（卷九游京口南山詩引），六月仍在揚（卷九一石山房詩引），九月曾遊乍浦，交李潛夫，至靈岩，訪徐昭法（卷六與周青士書），又客毘陵，不審在何月（卷八憚遜

庵先生文集序，疑在秋冬之際），臘月亦在揚（卷十六僚衣圖記，卷十八阿邗墓記）。集中是年無客吳門語，稱客吳門者皆繫之壬子（卷八脉學正傳叙，卷十一劄氏劉永日六十序，又朱太母八十壽序，又卷十四哭吳乘季文，又卷十八阿邗墓記）。蓋是年六月始至吳（卷十六畫貓記，又卷十一歸元公六十序），八月亦在吳，已作歸計（卷九虎邱中秋宴集詩叙，又卷十三書全冲堂卷後，惟卷十二東房奏對大意跋謂壬子七月客揚州），而十月仍滯吳（卷十二跋歸莊黃孝子傳後），十一月始束裝歸（卷十贈劉毅可叙，又卷十四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叔子爲耕石作墓誌，自稱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則恐仍繫之壬子爲是。未識夏君以爲何如？錢穆

布面 金字

禹貢半月刊

第一二三卷合訂本出版

第一卷 定價壹元貳角 郵費壹角伍分

第二卷 定價壹元陸角 郵費壹角柒分

第三卷 定價貳元 郵費壹角捌分

〔合購捌折〕
郵費不折

前訂有豫約券者，請向原訂處憑券取書！
直接向本會豫約者，即由本會徑寄。

本刊為研究中國民族史與地理沿革史專門刊物，出版以來，進步至速，篇幅日增。讀者為便于保存計，羣囑本會裝為合訂本：惟因補印費事，遲至今日始得如願。此三卷中，計有：

古代地理——七十七篇

三國至唐——二十篇

明至清——二十三篇

內地種族——五篇

方志研究——十一篇

地圖評論——十二篇

書評，目錄，傳記——廿四篇

戰國至漢——二十七篇

宋至元——九篇

邊疆——二十四篇

中外交通——十三篇

地方小記——七篇

游記——九篇

通論，雜類——十篇

此實為中國「歷史的地理」之學的大結集，凡欲對於此方面有深切之認識者，不可不讀!!!

總發行處：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二號禹貢學會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景山書社

南京城內太平街 新生命書局

討論方輿紀要函札六通

葉景葵 顧廷龍

一 葉揆初先生來書一

起潛先生大鑒：今日接奉復示，欣悉一切。賓四先生欲得方輿紀要全部一讀，再下論斷，弟亦贊同。俟稍緩再謀輸運之策。刻已校出北直第八第九兩卷，計一冊（用漸化魏氏本，以其書額較寬暢），郵呈共賞，請與賓四先生一閱。以弟所見，稿中朱筆增刪，及書眉墨筆加注，皆極有價值，的係定稿後隨時改良之工作。其時宛溪先生業已病廢，是否其子士行及華商原諸人之所為，祇能以情理揣測，苦無諸人墨蹟，一為印證，亦憾事也。賓四先生意欲過錄一部，的係正辦。弟擬努力為之；如能南北分工，彼此交換，則奏功更易。公意如何？餘不一一，敬頌著安。弟景葵頓首。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 葉先生來書二

起潛先生鑒：奉示敬悉。朱棠刊方輿紀要九卷本，弟昔年亦購得一部（測海樓吳氏故物），每卷後有「當塗彭萬程刊」

戳記，不知是原刻抑係覆刻。第九卷「汛掃幽燕」條下，有「克長蘆（又小注）」與「逾直沽（又小注）」一行（在下德州之後），近刻脫去。又九邊固原後，有「孫氏論曰」十行，又「王氏曰」雙行小注二十四行，近刻概刪去，而與敝藏原稿却合，可證朱氏係從定稿鈔出付刊。賓四先生謂為第二刻，洵不誣也。敝藏原稿，惟州域形勢說九卷並無硃墨筆校改。復頌著安。弟景葵頓首。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 致頡剛書

頡剛：

賓四兄致公一書，刊載後，揆初先生已鑒及。來書概允將方輿紀要全稿覓便攜平。目下先校出八九兩卷，已寄下。龍偶從燕京圖書館庫中檢得鈔本一部，取與葉先生所校校之，凡為近刻所刪節者，亦多存在，是可推知燕本當為顧氏第一次改後傳鈔之本。中有數條，可與原稿相印證：

灤州（直隸八）云「灤州之置，此亦中外得失之機也」

歟」，近刻各本同，原稿則「中外」爲「夷夏」。

按燕本「中外」亦爲「夷夏」，「得失」則爲「降升」，與各本異。

延慶州（直隸八）注云，「自州治至京師一百八十里」，

此下近刻無文，原稿則有「至南京口口九百三十里」。按缺字燕本爲「二千」二字。

興和守禦千戶所（直隸九）注，「永樂二十年蒙古阿魯

台乘間襲陷」，葉氏校云，「蒙古二字原稿用墨塗去，不知原係何字。細察紙背，係「虜酋」二

字」。按「蒙古」燕本確作「虜酋」。

大白陽堡（直隸九）注，「爲諸部駐所，竊發不時」，

近刻各本同，原稿則作「爲諸口巢穴」。葉氏校云，「口，原稿墨塗，似係會字」。按口，燕本

確爲會字。

他日全部校出，必大有可觀也。

敷文閣本與新化魏氏本，閒亦有異文，如直隸八，

靖胡堡各本同，敷文則「胡」作「狐」。又直隸九，兀

良哈注，魏本「自是胡騎恒駐牧會州青城閒」，敷文本

「胡」作「朔」。其他不同，想必不少，倘能將各本通

校一過，當可見願書竄亂之跡矣。

前得朱棠刻九卷本，惟閒有誤字，如吳興祚「興」誤「典」等，後又見友蘭堂本，刻工同精，誤字已正，因謂朱本爲覆此者。及昨日又得有長沙黃冕跋本，三本板式字全同，細校之，始知朱棠確爲原刻。其中有近刻所刪者數則，是必據二次改定付梓者，實可貴也。至此板如何一再易主，則莫可考見矣。版本之學，甚不易談。茲以與揆初先生往還各札，錄呈台閱。公有所見，幸以惠教。

再敷文閣本冠有御題聚珍板十韻，是書四庫目中既未著錄，聚珍板叢書又未收入，胡列此詩，實不可解。殆以字體仿諸聚珍（四川刻本有仿聚珍敷文閣一牌記），因並御詩而刻之，以示仿聚珍板之逼真乎？

星期六想可駕臨，餘容面罄。肅請著安。

廷龍，二十四，十二，夜剪燭書。

四 葉先生來書三

起潛先生鑒：奉示已悉。承示燕校有舊抄本方輿紀要，及第八卷尊校兩紙，已與原稿核對，以朱筆注於原紙，

仍寄上備核。燕校抄本，與敝藏原稿底本相符，惟底本所加之朱筆校改，墨筆添注，則燕校本均無之。此種鈔本均自康熙年間傳鈔。顧書寫定後宛溪即作古人，一時傑作，必有人從原稿移寫一副本，又展轉傳鈔。弟所見不下三四本，敝齋亦有一本係臨清徐氏故物，察其紙墨時代，大約與燕校本不相上下，卷八內容亦同，惟抄而未校，謬奪甚多耳。此書問題，在朱墨筆增刪改定處；其因避忌而改者，入清朝後，既思傳播，又畏禁網，故將夷虜等字塗改，不足異也。所異者，凡古今沿革變遷及山川考證，頗多校改，皆極有關係之處，所改又均勝於原文，此最宜研究者也。惟有將全書照原稿及改筆，寫一校記，必於地里學有所貢獻；至區區一二字之異同，則其末節矣。敝藏朱棠本，與字不誤，後有朱棠附論一卷，而失去封面；但紙色不似嘉慶時物，容再考定。即此一書，經三數人研求，已發明異同如此，真有浩如烟海之歎。白頭更短，不能不厚望於羣公矣。復頌著安。

弟景葵頓首。二十四，十二，四。

五 再荅葉先生書

揆初先生台右：今午接奉快示，拜悉一一。日前游隆福寺，又見一讀史方輿紀要十卷本，其九卷與朱棠友蘭堂兩本全同，惟多卷十之各省序文一卷，及長沙黃冕一跋。即將各本互校，似即一板，甚難判辨，疑經展轉收藏，略有修補耳。吳興祚，朱本誤「興」爲「典」，友蘭本雖已改正，而河補之蹟甚顯，可知朱本在友蘭本之前。或友蘭堂得朱板爲之正誤補缺，截去附論，加鑿引首，因題所刻時爲嘉慶乙丑。黃本跋署道光口口年，則又得友蘭板而補刻各跋爲卷十也。前函所推測之友蘭堂爲原刻，朱棠爲覆本，則全然錯誤矣。惟尙有卷尾所刻之「常塗彭萬程刊」一行，各本不同，朱棠本僅八九卷有之，友蘭本則每卷均有，黃本則卷四六七無之。使即一板，何有此異？又尊藏一本，與字不誤，前無引首，而後有朱論，是爲朱氏原刻，抑係友蘭本？則不可解矣。即此一書，已難考明其原委，甚矣，板本之學，亦匪易談！賓四先生於此書，早在考證，不日可成一文發表。渠有三事屬以奉詢：

一，廣雅本卷十九，江南首葉第一行，有「宛溪顧氏原本」，第三行有「補注」二字。彭刻同。請檢稿

本有此數字否？他省中有此否？

二，稿本直隸分省序，有「辛未口月」，不知他省序亦有紀及年月者否？

三，河南，山東，浙江三省敘，廣雅本合訂在前，餘則分冠各省，不知稿本如何？

便請賜覆爲盼。承示尊藏本問題在朱墨筆增刪改定處，均勝原文，寫一校記，必於地里學者有所貢獻，甚是甚是。北直一，賓四先生亦已入手校錄，一星期內當可畢事，俟與尊校北直八九兩卷銜接，即可分期在禹貢刊載。深望從各方面考究，或有經竄之迹可尋，倘更得由以推知原稿朱墨筆之出於誰手乎？是稿歸諸鄴架，乃承不遠數千里，慨然示讀；且首作校記，以供刊布，使宛溪之學，賴以大昌，可爲稿本得所慶。而於先生校勘之精勤，通假之高厚，尤爲感佩。聞滬上亦已寒甚，諸維珍衛。專肅祇請著安。晚顧廷龍頓首。

二十四，十二，七，燈下。

六 葉先生來書四

起潛先生鑒：奉七日手書，詳示朱棠友蘭兩本之同異，

足廣新知，甚感。至賓四先生屬詢三事，茲復於左：

一，原稿首行題讀史方輿紀要，不分卷第，後人黏附紙條，分別卷第，并雙行注明「宛溪顧氏原本」六字（卷二如此，但多日久脫去）。次行原空，後人亦以紙條加注「補注」兩字於下方，未填人名（亦卷卷如此）。弟以爲此卽彭刻出於原稿之證。（廣雅又出於彭刻；至

三味書屋本，則改易行款矣。

原稿凡遇北直改直隸，南直改江南，及刪去至南京數千里等字，皆用紙條黏附後，再行改注；其字蹟與書「宛溪顧氏原本」者，係出一手。

虜字，夷字，國初，國朝字之改定，亦與前者如出一手。但逕改，未加紙條，弟疑是付刊時所追改也。

二，直隸分省序，在北直一，此册即在存平十册之內。請查有辛未口月四字否？記得無之。

三，原稿河南，山東，浙江三省敘，均分冠於各省之首。廣雅本當係後人誤訂一處。

以上三事，迄轉達賓四先生爲禱。敬頌著安。

弟景葵頓首。二十四，十二，十一。

兩粵紀遊

謝剛主

卷中所插各種風景照片，多由沈仲章先生所攝。沈君將所攝全份照片相贈，謹誌感謝。
剛主誌

小引

桂林佳事我能言，四座停杯且勿喧；

人物豪華真樂國，江山清絕勝中原；

親嘗荔子薰風浦，靜對梅花小雪邨；

邊鎮無虞應少訟，不妨仙釋問真源。

——宋曾幾送李似舉尙書帥桂林詩

連日颳了幾次西北風，把美麗的清秋節，頓變成陰霾的天氣，樹葉搖落，野草枯黃，好像深秋的景象。我新自粵回，不幸病脚，而且小極，大好的中秋節，只好不出門，坐在書齋裏過去。適書友殷君送來幾本新出版的書，和講粵西風土的筆記，我就拿來東翻西閱，倒還感覺有趣。回想桂林之遊，迴旋於腦海中，如在目前；但是這幾張清麗的印象，如果不寫出來，慢慢的就要暗淡下來了，這是一樁怎樣可惜的事情，因此我就把它隨筆記錄，作我這次旅行的回憶。並且我還要聲明，我這

次赴粵西，並非是專為考察粵西的建設；我也不懂得自然科學，我也不會演講。我不過把耳目所見的兩粵的風景，和我共同往粵的幾個朋友途中的趣事記下來；我是一個素來喜歡趣味的人，不過說幾句有趣的話而已。我這次旅行，是王以中兄（庸）勸我加入地理學會，今年七月六個學術團體在南寧開會，地理學會為六個學術團體之一，我就毅然的加入。那時我的弟弟新自南京回來，不久就到蘇俄去，兄弟二人天南海北，更足擾我情思。因為時間和船期的關係，我和以中兄定於七月二十四日乘平浦車南行。同行者尚有徐森玉先生，後來又加入虞自畏先生，動身稍後，約在上海聚齊同行。這是我們旅行發軔之始。

平滬道中

殘酷的炎暑，被急雨洗刷，天氣頓覺清爽。是日下午五時到東車站，每人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我們找一間有茶役的火車，將行李搬上去，徐徐坐定。徐森玉，向覺明，侯芸圻，譚季龍諸先生都來送行，稍譚即去。不

久這輛列車即從陰雨中冉冉的發動，野外的樹木經過了細雨，更覺着濃翠。是一輛破舊的三等客車，因為落雨的緣故，所以客人不甚擁擠，我們每人佔了一個長凳，可以屈膝。鄰座有三位放暑假回家的學生，其他還有幾位商人和老者。車中充滿了紙烟的雲霧，和小販的叫賣聲。車過天津，夜已九時，窗外的雨越發下得大了，行客還是寥寥。我和中兄用過晚餐，取火柴吸了一棵紙烟，看着它的烟霧，玄想着陽朔的烟景。經着火車的震動，如在搖籃中，昏昏的睡去；比及醒來已到濟南，天已放晴，氣候已覺比昨天熱得多了。我們因為要看泰山的山色，所以就想到泰安後再用早飯；及至到了泰安，已過十二時了，我們就下車在站臺飯攤上吃飯。幾位北平的學生也跟着下來，看着我們在飯攤上吃飯，非常的可口，也就與我們同吃。及至我上車後，看見他們本來預備着很好的罐頭食物，只為要模倣我們平民化的關係，竟誤了一頓美餐，為之一笑。火車經過徐州後，天氣更覺炎熱。二十六日早抵浦口，旋即渡江，因為天氣過於炎熱，改乘京滬二等車。經過途中兩天的悶熱，耳鼻中充滿了煤灰，衣冠已污穢不堪。可巧車到蘇州，對

座來了幾位摩登小姐，我們更覺自慚形穢。黃昏時，車抵上海，我們叫一部汽車到亞爾培路中國科學社去，想不到劉崇熙先生出去了，門口號房說，劉先生家住在亞爾培坊，離此不遠，他們領導我到劉先生家中，但劉先生并未回來。承劉夫人招待，候了多時。你想我們已經兩三天沒有更換衣服，在華氏表百度左右的客廳中還穿着大衫，其苦何如。畢竟劉先生回來了，同我們回到科學社，給找了一間有浴室的客房。我們旋即脫去污穢衣服，打水洗澡，一清積垢。洗完澡，我們再到霞飛路隨便吃點東西，就安寢了。

我們到了上海，才知道我們要乘的招商的海元船票業已被人購去，不得已只好改乘八月一號的爪哇船。在這四五天中，無所事事。二十七日早，中兄就赴甬直鎮看他的夫人殷女士。徐森玉先生，袁守和先生，均二十七八兩日先後到滬上，住在八仙橋青年會。我於這兩三天中訪滬上舊友姚名達，朱右白諸兄，并赴開明書店商訂印刷叢書子目類編的事情。在滬上無意中遇到姜亮夫，陳漱石，周子同諸兄，那時暨大正在改組，所聽到的無非學海升沉的故事，教我們感到有南北相同之慨。

在滬上共住四天，三十一日以中兄由滬直返滬，第二天早晨，我們便和徐森玉虞和寅先生乘芝沙丹泥船一同離滬了。

由滬至香港

八月一日晨，我們乘車到青年會約徐森玉先生，一同到新關碼頭，乘輪渡到芝沙丹尼船，這是一隻荷蘭郵船，由上海開爪哇的。我們雖然坐的是三等艙位，地方倒還乾淨。船上遇見到廣西開會的人很多，因為天氣很熱，我們都跑到舢板上去乘涼。到了傍晚的時候，風平浪靜，一顆紅日慢慢的落到海面下去，萬頃的波濤擁着這隻輪船一直往前走，好風吹來，拂我襟袖，我們隨便談話，一直看到渺茫無際，四圍沈寂像黑漆一團，惟聽見機器的響聲，才回到艙裏睡覺。時間過得很快，到初三日上午船泊廈門，我們趕快下船，僱了人力車，到廈門中山公園。那裏佈置得很清潔，路旁植着幽秀的花木，又揮發着山蘭的香味，使人感到許多北方所沒有的美。我們出了公園門，就到南普陀去，南普陀裏面設有佛學院，森玉先生找院中住持未遇。我們穿過廟中，到山頂上，山石皆作鐵色，極為雄壯，與北平盤山相仿。

我們坐磐石上休息，山半腰中全長着松樹，前面是一望無邊的大海，看山脚怒濤洶湧的過去，氣象極為偉大；無錫太湖的龜頭渚，雖然彷彿這樣，但氣象比這裏小得多了。下山以後，在街市上一個小飯館吃了飯，就回船去。第二天上午十一時，船就到了香港。船泊在海中間，有許多旅店的小船在海中迎接，我們就上了大東酒店的汽船；比及到旅店裏，已下午兩點了。我們換了衣服洗了臉，就到街市遊玩，可惜我們四位一句粵語也不會說，只好毫無宗旨地東遊西逛。看見前面來了有軌電車，我們就乘上去，還坐原路車回來。那時天色已晚，我們到一家飯館去吃飯，似乎這飯舖名為大三元，佈置還算華麗。我們登到第二層樓，迎面有一位油頭粉面的大姐來招呼我們，森玉先生一看見她，回頭就跑，我們三位自然也跟在後面跑出去了。結果，找了一家最小的粥店吃了一頓晚飯，回到旅店就睡覺了。

初五日早晨，承廣西銀行招待，派了一位行員僱輛汽車引導我們遊覽全市。他開的路徑為香港仔，深水灣，赤桂水塘，七姊妹，淺水灣，一直到山頂。坐汽車有兩三點鐘工夫，大約有六七十里，全是柏油馬路，



(一圖) 瞰鳥港香

極爲曲折，這才見了英人在香港建設的雄偉；尤其是蓄水塘可以供給全市的飲料，工程浩大，開建築費在千萬元以上。我們乘車到山頂，復由山頂回到旅舍。是日下午，我們



(二圖) 車電山登港香

乘江蘇輪船到梧州去。

梧州

一隻陳舊不滿七八百噸的輪船，滿充艙中的座客大半都是到廣西開會去的，好容易我們擠到船後面的艙位坐下，賣食物的小販和送客的人們，嘈雜之聲不絕於耳。經過許久時候，送客的人去了，販賣的聲音也平息了，那隻船才漸漸的蠕動。因爲天氣很熱，我們只好跑到艙外，憑欄遠眺，看沿岸的風景；到了夜深實在困得無法，才回艙安寢。第二天早晨，船泊三水，爲要候從廣州來的火車，所以停泊很久。那時江面上浮了不少隻小船，撐船的船娘都是赤足蓬頭，穿着烤綢衣服，羣來招手呼渡，羣雌粥粥，我們如何敢應。最後看見一位小朋友在那裏撐船，我們就上了他的船，渡到城裏去。原來三水這個地方，街市不甚繁華，我們在中山公園內稍爲盤旋，即廢然思返。忽然後面來了許多同船的朋友，大聲疾呼說：『我們到西南吃飯去！』那時我們也不知西南是甚麼地方，就拉着這位小朋友，隨着羣衆一同登由三水開往廣州的火車。不及十分鐘工夫，就到了西南，原來這是距離三水約有二三十里的極大的鎮市。那

時江水汎濫，街市都成澤國，前面引路的人經過了幾個曲折小巷，我們的鞋襪皆被水浸透，水花飛得滿身，太陽又曬的汗流浹背，我們只好隨着大眾前行。在小巷的盡頭，忽走進一家茶館，茶館的規模很大，座客大約有好幾百人，滿堂擺着楠木傢具。我們擇了座位坐下，茶房打水洗了臉，一人要了一杯紅茶喝着。那些買肉包子的囉，買糕點的囉，買餛飩的囉，絡繹而過。院子裏面還有不少的花木和假山石。想不到在一個鎮市裏面竟有這樣精美的茶館，而且在這裏飲茶的人大半都是勞動階級，由此可以看出廣東人民生計的寬裕。我們在驕陽裏奔走之後，不意遇到了這樣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坐着自然清爽。吃完飯後就由茶館起身來到車站，乘兩點鐘車，回到三水，復乘小朋友的船渡到輪船上。到下午五時，船即開行，慢慢的看見山勢雄奇起來。兩岸的山，勢如削壁，江水擁着這隻船，如箭的往前進行，前面的路開了，而後面又被羣山包圍起來。據船上的人說，這一個去處名作羚羊峽。過了羚羊峽，山勢稍為平衍。在夜九時光景，到肇慶。那時夜色已深，看見肇慶街市照耀如同白晝，從岸上來許多接客的小船，撥得水聲刺刺

作響，已睡的野鷗被鱗聲驚起了。在黑暗中，隱約的看見一點山色，一日的暑熱就慢慢的消失。不久，船即起碇，我們也入睡鄉。初七日十時，船將到梧州，船上的茶役來叫我們填寫入口證，我們遵命填好。不久船即停泊，那時上來許多穿白衣服的巡警，說是廣西省政府來招待我們的，教我們一一登他們所預備的小船，行李却不要擅動，他們會得彙集起來送到各人的宿舍；可是因為沒有號數，所以不免弄亂。我們坐了他們預備的小船，渡江到廣西大學的校門。從校門到學校還有一里多路，正是十二點鐘驕陽最肆虐的時候，我們由大船搬到小船已覺疲倦，不覺又走了一里多路，才把所謂『大學之道』走到山足。可是會中派我們住的第三宿舍還在山頂上，於是我們鼓勇由山足再跑到山頂。剛洗過面，就搖鈴用膳，那知所謂飯廳還在山上二三百步之外，我們只得再上去，那樣才用了一頓午飯。

廣西大學校長是馬君武先生，建設不過四年，辦的全是理工諸科。自從開辦一直到現在，用款約三百萬元，而一大半是用在建設上面，這一點是值得佩服的。這天晚上就由馬君武先生招集同人在禮堂開會，我們正

一致的要認識這位科學家，當他緩步登臺，笑容可掬，對大眾講話時，原來是一位四五十歲極誠實和藹的人，衣服儉樸，說話微帶口吃。他說話的大旨，對於廣西的建設約有二端，一為辦理民團，二為強迫教育。講畢由楊允中先生作答，比及散會已夜深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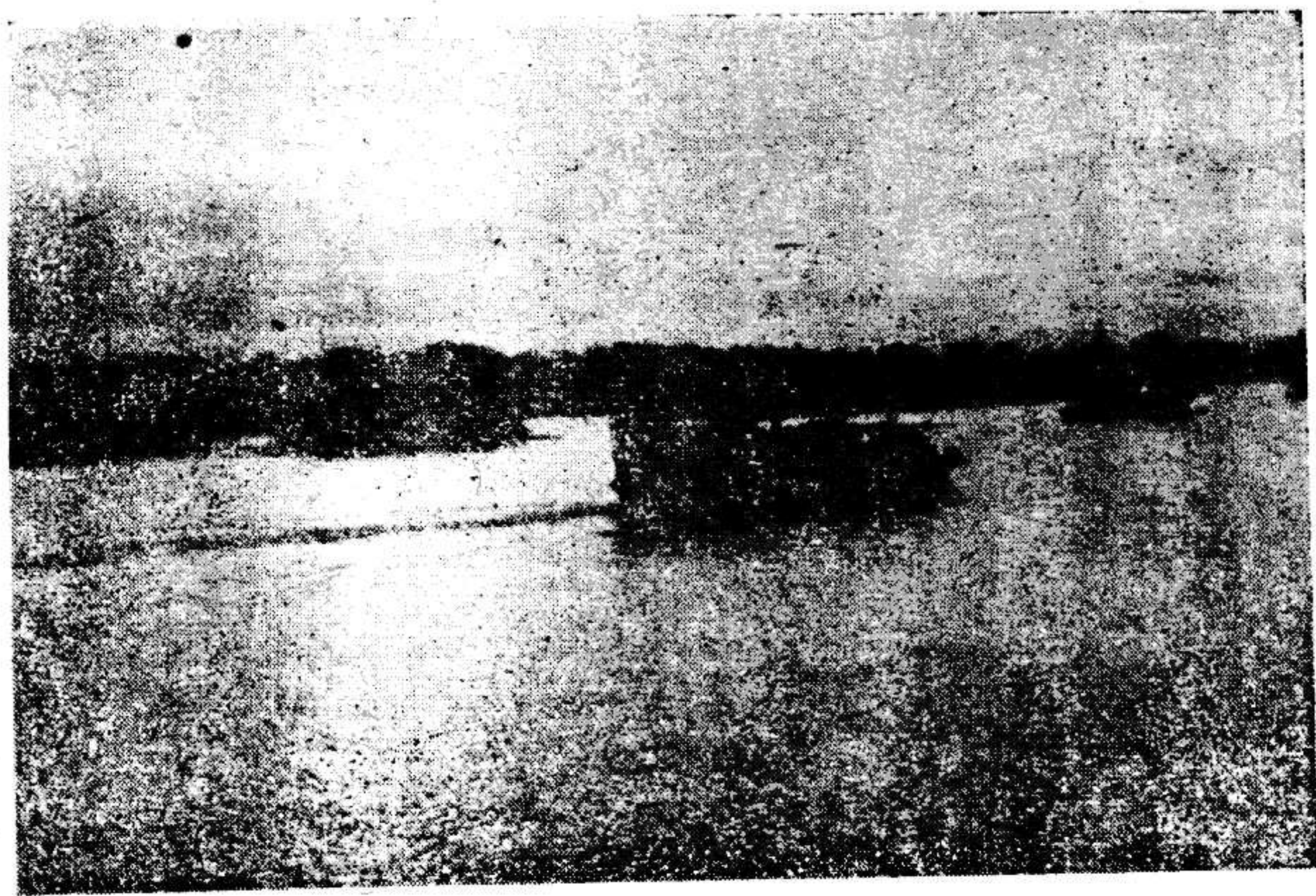
初八日早晨，我與森玉先生一同到梧州中山公園遊覽，以中兄到地理學會開預備會。公園位在山頂，其最高處為中山紀念堂，全城的風景都可看到。我們由公園出來，重遊街市，因為江水汎濫，滿市都成了小河，有時須用渡船，渡過去才到前面的街，而我和森玉先生不識路徑，跑來跑去，忽然前面被水所阻而不得前進。那時就有二位船孃招手呼渡，我們只得上了這隻小船。不想我們二人身體太肥胖，到了船上，船已擱淺不能行動，兩位船孃只好跳在水中，用手來托這隻船。但那裏托得動，累得她們出了滿身的汗，還是毫無辦法；道旁的人看不過去，羣策羣力，才算托到彼岸。這可說是一齣陸地行舟的喜劇呵。

這次到梧州赴會的共有二百餘人，因為船隻不敷分配，一次不能同往；我們幸排在二百二十號以內，可即

在今晚去南寧，其餘排到一百五十號以外的，須待明日了。這天晚上，馬先生邀我們在酒店裏用晚膳，可惜酒席雖豐富，只因天氣太熱，終於未能下嚥，真失掉賢主人的一番盛意。膳畢即乘招待所預備的『電船』赴南寧。我們所乘的船為新業安，而派定的艙位為西餐間，比往梧州的輪船艙位好得多了。並且行李上皆編有號數，有條不紊，比以前的辦理方法也有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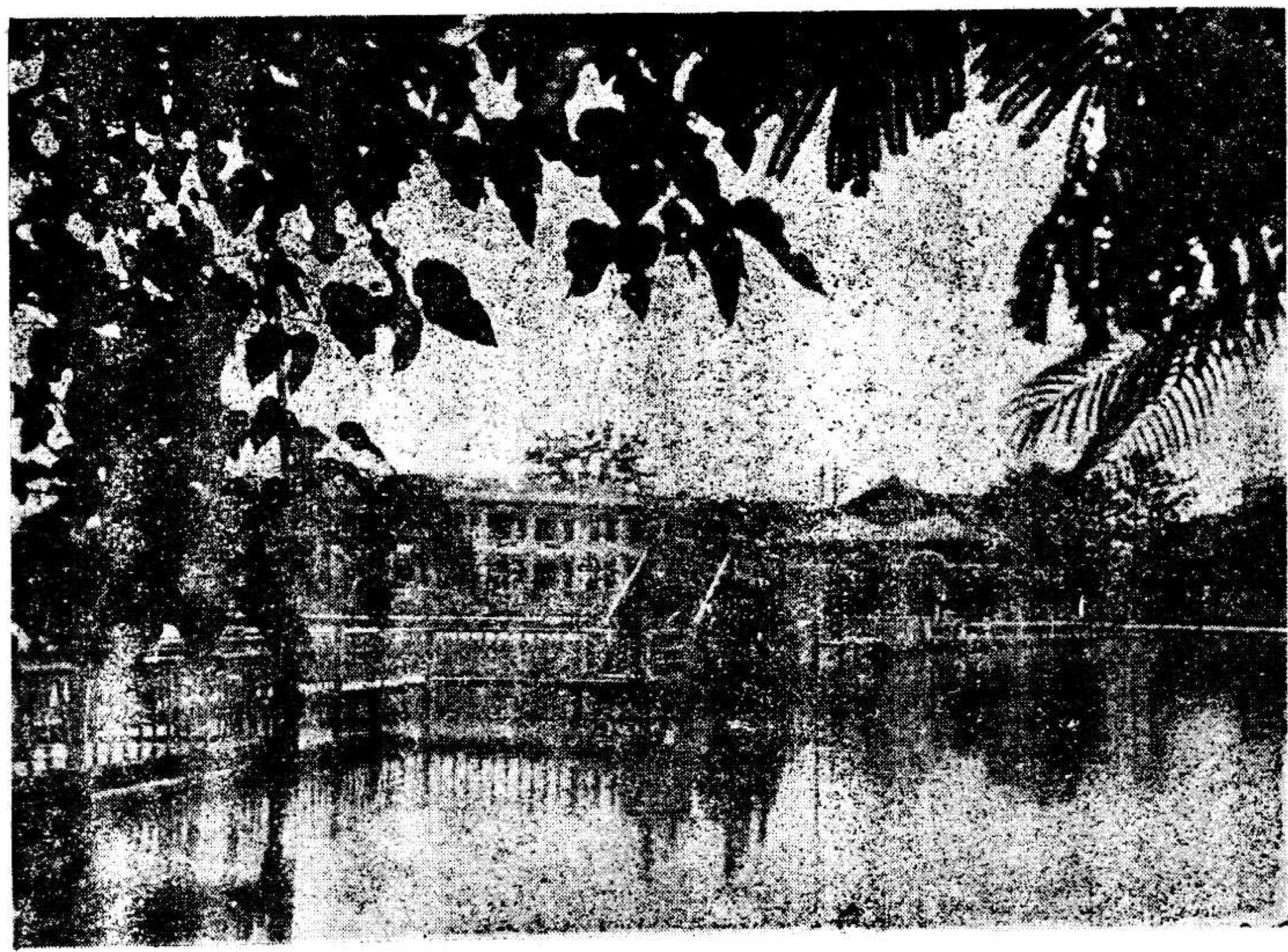
南寧建設

我們在『電船』上的生活，共總過了三天三夜，除了在桂平的江筏樓看雨，其餘便是吃飯睡覺，已很感覺疲倦。到了十一日早晨，遠遠看見南寧的無線電臺，大家都爭從艙內出來說『南寧到了！南寧到了！』不久船



(三圖) 船電的寧南赴

就靠近南寧碼頭，望見江岸上的街市，和新建築的省政府，氣象很壯麗。不久船停泊，岸上來許多公務人員照應我們的行李，我單身登岸，乘上汽車，看見滿街貼着標語，大概是『歡迎六學術團體批評廣西建設』。他們派定我們住在第三招待所，是省政府新建築的建設研



(四圖) 園公寧南

究院。

說起南寧這地方，在清季時代，只是一個府治，到民國初年才改爲省會。以地勢而論，極爲卑濕而且酷熱，是一個氣候最不好的地方。民國以來的軍閥也沒有把他整理。自李宗仁白崇禧當政之後，才將這濕熱卑下的地方建設起來。我們從江岸上就可以望到省政府各機關及中山公園的建築，再往裏去便是街市；街市前面是一條長河，河堤很高，下面來往的船隻絡繹不絕。岸上有許多賣食物的攤子，到了晚上燈火輝煌，如同白晝，誰想到昔日的江村會發達到這步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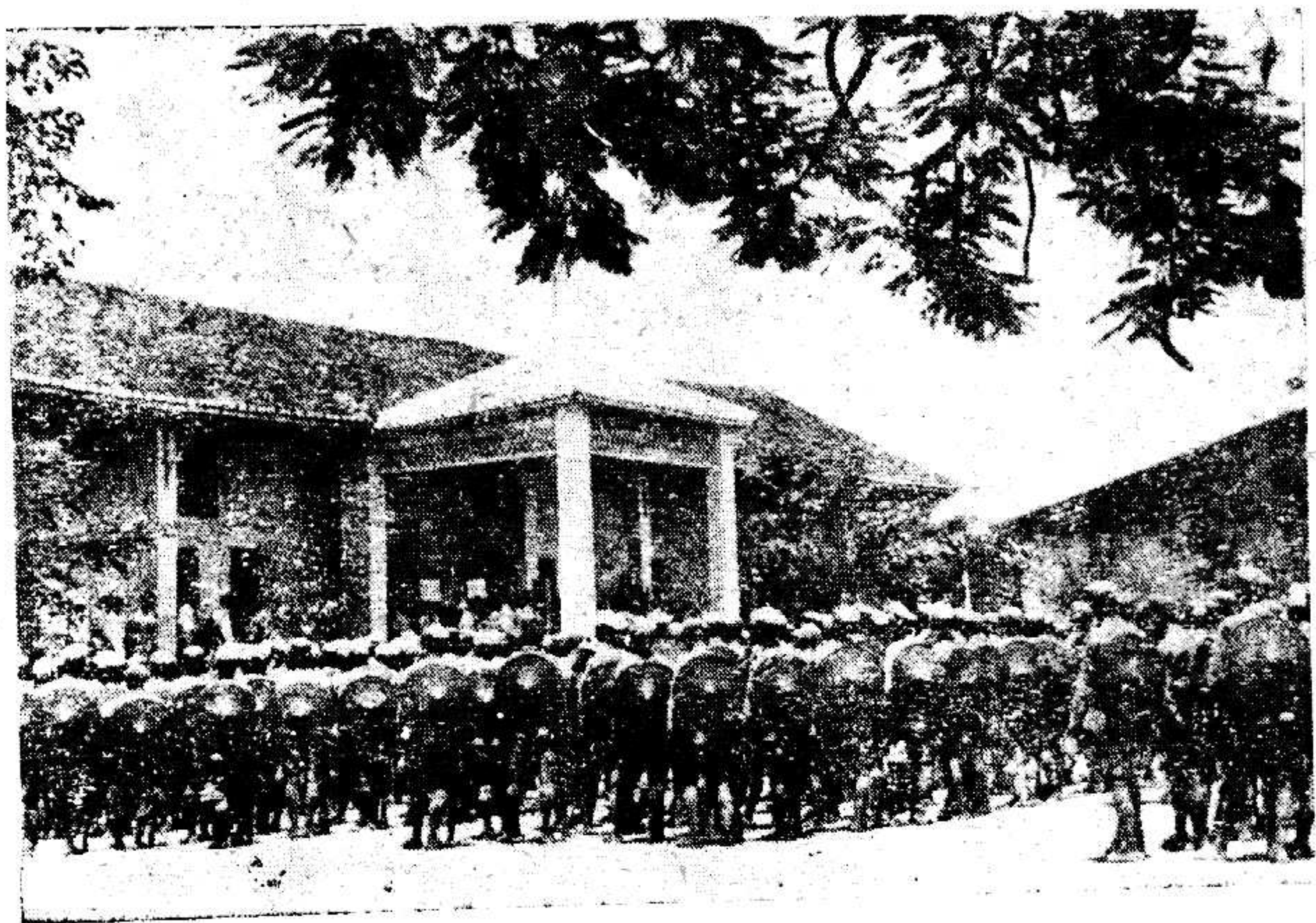
六學術團體開會的日程，從十一日到十五日共有五天，十六日便出發到桂林遊覽。這幾日當中，還有廣西當局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馬君武諸君的講演。李的演講大致講述其辦理民團的精神，並對於國內政治和時局的意見。他說：『辦理民團這件事，有人說：「人民都有了鎗炮，他們如果反抗起來，你怎麼樣辦？」我就毅然決然回答，「如果人民真是有知識的反抗，我們應該趕快退讓，這豈不很好！」』這一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白演講的爲『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三

自』是自衛，自治，自給；『三寓』是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馬君武先生演講，謂吾國的衰微，吾國的科學家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這都很有見地。

據我的意見，廣西的政治，其好處約有數點：第一，他們日用物品及一切建築，完全用國貨；第二，廣西本來是一個盜賊出沒之區，自從訓練民團，肅清盜賊，大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之勢；第三，強迫教育，從事軍訓，使得廣西的人民和公務人員全都有朝氣，這是很該欽佩的。再說廣西地方雖然瘦瘠，但是他們的設備樣樣俱全，如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建設研究院，化學研究所，農林試驗場，家畜保育所，氣象研究所，硫酸場等等的設備，在華北極豐腴的地方，還沒有他們這樣齊全；縱然有一點名未能副實之處，但他們這樣的苦幹的精神是不可埋沒的。我們再看他們行政官吏的待遇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很可佩。聽說他們對於技術人材特別獎勵，不惜薪金；但省府主席每月支薪不過三百元，平常的辦事員至多每月支一百二十元。軍政學各界，皆穿制服：軍事機關人員穿深灰布的衣服，行政教育人員穿淺灰布衣服，上下一律，沒有差別；僅馬老

博士君武穿了一件夏布長衫，算是例外。聽說他們的制服，七元錢可以做兩身，無聊的應酬，皆從儉省，所以他們收入雖少，而生活費也就夠了。他們雖然這樣的節省，但也不過於不近人情，他們不禁止吸煙，有時大家夥在一塊玩。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們開會日程，每晚皆有遊戲，遊戲目內有集團軍的軍樂，有政訓處扮演的桂劇和舞蹈唱歌，並且於最末一日專為歡娛一般民衆和行政人員。我們曾經看見一位軍樂隊的大鼓手，在那裏演奏軍樂；第二天白副司令演講的時候，他來作侍衛；到第三天他又到武鳴去佈置講台了。

開會的日子，本來是到十五日閉會；十六日便赴柳州，但是因為會員太多



(五圖) 團民鳴武

的關係，分作兩批。我和森玉以中諸公被分在第二批裏。十六日這天，由當局陪我們去參觀武鳴的民團。那時來寧的會員太多，據說有一位會員提議，在路上的午餐不要過於費事，只稍預備點麵包，牛肉，鷄子，就好了。果然到武鳴的時候，所進的午餐就是牛肉鷄子。誰知道這些食物都不是廣西鄉間出產，乃是由南寧寄運

來的。後來我們到柳江各處遊覽，皆是照樣預備。會員中隨便說了一句似乎是客氣的話，反致當局費了許多事，這真夠使人不安。吃完午餐，一同遊起鳳山，這是明黃錫衰讀書之所，前臨巨流，四面綠樹環繞，山勢秀麗，極有幽趣。下午四時，同返南寧。

(未完)

武昌亞新地學社

出版地圖

中華民國地圖 一幅 一元

是圖縱長三十一英寸，橫廣四十三英寸，可作座右銘，可充席上珍，其為讀者計，蓋至周且審矣。夫會稽之辱，勾踐臥薪以沼吳；三北之差，曹沫賊盟而重魯；斯皆忍辱負痛，志切雪仇；刻肺鑽肝，期惟雪恥。故志慮不同於百折，義烈彪炳於千秋。矧喪師辱國，類為城下之盟；割地求和，永立租讓之約者哉？嗚呼！土之日蹙，志士拊心；見屏翰之不存，識者疾首；數萬里沃壤，曾無收復之期；數千年寶邦，長罹滅亡之慘；此國恥之隸於邊徼者也。若夫一土之狀，輒據要港；一尊之啓，即捐劇區；鴨綠以西，羊城以南，若旅順，若大連，若香港，若九龍，若澳門，若廣州灣，地猶是而主權已新，民猶是而編制非故；則國恥之及於海疆者也。勢力範圍，羣禁割讓之約；保持均局，亦立開放之條；海關為立國要需，而管鑰之權失；鐵道為交通命脈，而經營之柄移；鹽鹵則抵借一空；礦產亦押資無已；層層束縛，處處棘刺；則又國恥之及於內政者也。東北四省，既卵翼於強隣，蒙藏風雲，又方興而未艾。嗚呼！茫茫九州，漸起陸沉之懼；芸芸四億，將淪皂隸之氓。不其戚矣！能弗慨歎！爰竭愚忱，敬圖國恥；俾讀此者，髮衝於滅洪之傳，賞裂於廣武之原。還我山河，俟諸異日；識彼顏色，用警來茲，斯則作者苦心與日月共永者也。

中華形勢講授圖 一幅 二元六角

是圖為歐陽先生手著。縱長六十一英寸，橫廣七十七英寸。刪繁節要；於山則舉其大幹；於水則錄其主川；界劃別省區而兼詳盟部；城市列衝要而不及偏隅；交通為國家要政，則鐵軌，大道，航路，電線，罔不畢舉；邊字為腹地屏藩，則割讓，租借，侵佔，曠奪，概予直書。教者得此，既便口講而指畫，學者得此，自易心領而神會；誠為教師之極良工具。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一冊 四十六圖 五元

是圖係歐陽先生早年精心結構之作，上起五帝，下迄民國，大圖四十六幅，分圖不下百餘。於國土之分合，州域之變置，形勢之夷險，戰爭之策劃，開拓之次第，交通之繁殷，靡不一備具。而古今對照，尤令閱者一目了然。並於每圖之後，詳附說明，合計十餘萬言，縱橫馳聘，蔚然巨觀。學者手此一編，我國數千年成敗興衰之由，瞭如指掌；而未來得失，亦可由是推之矣。

袖珍中華分省地圖 附表 一冊三十六圖 一元

總發行所

武昌察院
坡十九號
本社

代售處

北平成府
蔣家胡同
三號禹貢
學會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四幅五十分之一總圖一幅說明書一册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張家口地質誌

內附地形及地質圖各一幅全書一册定價七元五角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圖十九幅內有一百萬分一秦嶺地質圖全幅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十二元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圖八幅縮尺二十五萬分一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六元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地文畫圖二十餘幅定價二元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此書附有地圖照片頗多於各礦地地質敘述甚詳定價六元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百萬分一及二百五十萬分一土壤圖各一幅照片多幅定價二元五角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三十萬分一土壤圖一幅定價一元五角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全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內附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對於各種土壤記載甚為詳悉定價一元五角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內附五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定價一元五角

山西土壤概述

附土壤概圖一幅及照片二十幅定價一元五角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已出北京濟南南京開封太原榆林幅三種每份四元五角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每具二十元運費在外

中國地形圖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縮尺一千萬分之一甲種有等高線定價三角乙種二角

地圖投影

述各種地圖投影之原理公式及用法附圖七十一幅定價三元

其餘尚有實用叢刊及新生代研究室關於周口店猿人之研究報告多種書目及價格表函索即寄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J. T. MERZ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譯生先建光伍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續出 第二編哲學思想 全書出齊

第二編發售特價

四開本四册 一千五百餘頁 定價五元 郵費二角三分

特 價 三 元 廿五年一月底截止

兩編合售特價

第一編 兩編合為八册 定價四元 兩編合為九元

合售特價五元五角

郵費連掛號費合為四角六分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國內地理界消息

甲 劉文輝談西康狀況

【成都航訊】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兼川康邊防軍總指揮劉文輝，日前因公來省，茲定二十一日又將返雅安防次。記者以西康為邊陲屏障，建省伊始，關於西康現狀及將來設施，極為全國人士所注目，昨特訪劉，叙談甚久。劉亟願致力籌邊，以發揮其抱負，曾語記者云：本人已年逾四十，尚欲於歷史上佔一頁篇幅，今後願竭盡全力，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專心治康。劉除暢談西康之現狀外，復於過去治康者之得失，及西康建省之條件，敘述綦詳。茲將談話概略，分誌如次：

西康境域

西康現在經政府直接設官統治者，計有康定，瀘定，丹巴，九龍，雅江，瞻化，理化，白玉，道孚，爐霍，甘孜，德格，鄧柯，石渠，稻城，定鄉，德榮，義敦，巴安等十九縣，及金湯設治局。其中德格，鄧柯，石渠，白玉等縣，自民七以還，久已陷於藏軍之手，而巴安，理化，瞻化等縣，亦為其侵擾之所及。定鄉，稻城，德榮，義敦等縣，則為大股夾霸及好亂喇嘛所嚙聚。至民國二十一年，始由川康邊防軍將藏軍擄於金沙江西岸，德格，白玉，鄧柯，石渠等縣，先後收回。並將瞻化，理化，巴安等縣餘亂，先後平定；稻城，定鄉，義敦，德榮等縣匪寇，先後肅清。現在德格，白玉，鄧柯等縣之治權，已漸鞏固，即向來被視為化外之石渠，牛廠娃，亦傾心向化，漸就治理。定鄉，稻城，德榮等縣，以前受任官吏，均不敢前往，一則不受土民之歡迎，一則畏懼地方之難治。現在此數縣之縣長，均已安然前往，漸能行使治權矣。義敦一縣，久已淪入無政府狀態，現亦委官前往復治，進行已有頭緒。此外尚有鹽井一縣，在民國二十二年巴安與藏軍交關之際，藏軍有侵入之企圖，乃由貢噶喇嘛出而據守，惟與藏軍分享卡稅收入。貢噶喇嘛臨死遺囑，以該縣歸還漢官，但因牽涉藏藏交涉大體，故迄未收還。

政治現狀

西康政治之推行，在本年七月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以前，即以川康邊防總指揮部為首腦，於部內設政務委員，會以總理之。會內分秘書，民政，財政，教育，墾殖，建設，保安七組。此外於康定設西康行政督察專員署一，以就近督察政務。至於各縣，則有一等縣五，二等縣十，三等縣三，復治員一，設治員一。西康目前之最關重要者，除防務外厥為吏治。以前官吏，因難於人選，非鹵莽滅裂，即庸懦無能，非貪暴妄動，即因循不理，以致邊民之信仰愈失，邊治亦日趨敗壞。本人有鑑於此，故以整飭吏治為先務，對於貪贓不法者，必嚴懲以徇，計先後痛治者已達三四人之多。其次則革除縣征糧及濫支烏拉，侵匿賑款等等弊政，以期使民休養生息，與民更始，然後可進而言同化，言建設。現任各官吏，雖一時尚難獲得上選，然大都能熟悉邊情，具有治邊熱心。據一般批評，似乎已較從前頗有進步。近年以來，更由總部編製施政大綱，以資遵循，並遵照國府通令，及早改革縣政府組織，以健全施政機關，實行考核條例，以責成實效。建省委員會成立以後，更當於此方面加重工作，以期早日鞏固建省基礎。

防務鞏固

西康在國防上之重要，盡人皆知，無待述說。但因政府尚未規定兵額，故只能就現有部隊於財力之可能範圍內盡量分配。計戍邊之衆，約二旅有餘。第一旅旅長為余松琳，其所轄之團長，有章鎮中，張珩，羅海寬等，兵額尚屬充足。第二旅旅長為鄧文富，其所轄之團長，有孫仿，李志明等，兵亦頗能作戰。在赤匪西竄以前，張珩一團駐於北路德格甘孜一帶，章鎮中一團駐中路雅江理化一帶，羅海寬一團駐於中路康定一帶，鄧文富旅則駐於巴安，定鄉，稻城以及毗連寧屬之冕寧，越為地界。自赤匪竄入松潘

葛啟揚
楊向奎輯
張佩蒼

理番懋功後，大有西窺西康之意圖，於是為佈防赤匪及進攻赤匪起見，將余旅全部調至丹巴一帶，只留少數部隊於德格，以扼守金沙江岸；並以鄧旅之一部，駐於道孚爐霍一帶，以鞏固勦匪陣線之後方。又將劉元塘，劉元琮，許穎等四旅之衆，調至瀘定金湯一帶。此外尚有李抱冰所統率之中央軍，亦駐於康定，丹巴一帶。故西康雖地面遼闊，交通不便，赤匪侵入之路線較多，而防務尚屬無虞。惟糧食及行軍之其他供給，頗感困難耳。

財政困難

西康之地方收入，以鹽關關稅為大宗，關稅之中，以茶課為大宗，其定額為十萬零八千兩，約占全部關稅十分之六七。其餘則為對於輸入西康雜貨（如綢緞布匹及其他日常用品等）之徵稅，及由西康輸出土產（如麝香藥材皮毛等）之徵稅。又次則為各縣之地糧及牲稅等。在西康境域完整時代，每年地糧總額，曾達二萬餘石。此外尚有採金之鹽稅，鹽井之鹽稅，可得二萬元左右。殆至民入失地以還，收入銳減，各項總計不過二十餘萬元。其所以如此，蓋由於來源之縮減者半，由於徵收之不良者半。川康軍接防以後，深覺有整頓之必要，乃設西康財務統籌處以整理之。並開辦財政講習所，以養成徵稅人員。整頓之結果，商民既蠲除繁苛之苦，公家收入亦增加十分之三四。但近年以來，因川省多事，藏方亦時有興兵之謠，遂致輸出輸入之總額，均大為衰減，稅收大受影響。現在地糧雖因整頓之結果，由萬石左右增至一萬二三千石（每石值藏洋二十餘元，合國幣七八十元），牲稅亦略有增加，但關稅已銳減，公私經濟均大受其影響，故行政頗困難，縱能逐漸回復，亦大需時日也。

教育落後

西康教育，在趙爾豐經營川邊時代，曾積極注意，僅於康定巴安及少數之重要地點開辦學堂，即用款七八萬兩。惜當時昧於邊民教育原理，未能適合邊情，故用力雖勤，而成功較少。趙氏既去，人亡政息，後繼諸當局，大都不注意於此矣。川康總指揮部受命以還，對於教育始較前注意，在總部之邊務處內開辦邊政人員訓練所，授以邊地實際需要之知識，以儲經營邊地實用人才。畢業以後，分發各縣任佐治員，建設委員等。又於西康政務分會之下，整頓

西康師範教育，以深造師資。於政務委員會時代，又成立教育行政人員訓練所，羅致國內教育專家教授，以期加強教育行政之效率。並於西康專員公署內設立國語講習班，以養成宣傳人才。現在西康各縣皆已成立小學，少則三二所，多則十數所，或數十所。而康定復有中央創設之蒙藏學校分校，已有一年餘之歷史矣。建省委員會成立以後，更遵照中央及蔣委員長意旨，特別注重教育，現正由專家審擬計劃，以普及教育與提高程度為目的。義務教育，經中央分配專款後，亦正擬議方案，俾西康各縣均能作有效之實施，此後西康教育或可逐漸進展矣。

整頓交通

西康為交通極其困難之區，即道路橋梁之壞劣，運輸工具之困難，有以使然也。但欲經邊之能進行無阻，必先從整頓交通着手。趙爾豐時代，曾以儘先修築馬路為救濟之舉，及早完成川藏鐵路為根本要圖，積極準備，不遺餘力，蓋以此也。川康總指揮部，自受命以來，亦次第計劃，以期逐漸開闢西康。惟大規模之整頓，非有鉅款不可，故僅就力之所能及者選擇而行之。所擬之西康四年計劃，已蒙國務會議通過，雜誌上亦曾披露。尚有更完備之計劃，亦擬呈請核奪。計溝通川康之成康路雅康段，曾選定二路：一由天全越馬鞍山西而達瀘定，已經勘測全線；一由雅安榮經間之吉子岡，及榮經瀘定間之九把鎖，而達瀘定，此段雖早已開通，但崩塌太甚，行旅苦之。近兩年中先後令雅安縣縣長，修治雅安名山及雅安榮經間之一段，又令西康屯殖部修治榮經瀘定間之一段，雖款項不裕，未能直接開闢馬路，然行旅已稱便多矣。康定以西，則以康北一線為目下軍商所重之道路，已令章鎮中團修築一段，成績尚佳，橋樑在此期內修成者則有榮經河上之大鐵索橋二道，小橋若干道，甘孜道孚間之大道一道。瀘定之鐵索橋極關重要，今年大事培修，工程方竣即逢赤匪經過，完全燬壞，現正修復，將來款項稍裕，擬改建鋼橋也。烏拉為關外運輸要素，然規定不良，而受濫徵，實為西康莫大之弊政。本人治康已逐漸改善，務使烏拉費照章發足，且支用烏拉數目程站，均加以詳細之規定，以期減少差民之痛苦。電政方面，已將年久失修及被盜匪損毀之電竿電線，漸次收復，更擬向南路之巴安，北路之德格推廣。無線電台則有巴安，康定，甘孜三

處，現改由交通部設置。郵路郵局年來亦在增闢，以結古，西寧，甘孜，康定間為較便。又西康旅行有若干地方必需露宿，行旅苦之。趙爾豐時代原於要地設有台站，趙氏以後，久歸廢毀，本人亦已令各縣盡力恢復，如能繼續維持，亦旅行之所便也。

外交現狀

所謂西康外交，蓋指對藏交涉而言。藏軍自民國二十一年秋退過金沙江西岸以還，時時欲再侵過東岸，故於昌都，乍丫（即察雅縣境），滿康（即康靜縣一帶）等地，配置重兵，乘機窺伺，而以主戰最力之貞冬為薩慶布（其職權與噶倫相等，兼握兵權，殆如以前之督軍），駐於昌都指揮一切，故康藏雖立暫時停戰條約，而未確定。達賴逝世以後，藏方更躍躍欲動，蓋其激進派欲大舉內侵，即主和派亦嚴陣以防也。幸我軍一面秉承中央意旨，終保持和平初衷，任彼挑釁，屹不為動，一面周密預防，使之無隙可乘，故去年雖屢有藏軍來侵之勢，終得鎮靜下去。迨至黃慕松專使人藏以後，空氣轉趨和緩，現在和平條件已大體解決，安插大全娃及修復大金寺等項，亦已協商妥當，只要能如此繼續下去，康藏前途或可日趨融洽。自赤匪西竄之企圖發見後，藏方亦曾於金沙江江岸從事調集重兵，但其宣稱係在防匪，至今尚無其他表現，大約不致別生枝節也。

宗教民族

與西康之治亂最有關係者，厥為各大喇嘛寺富有權力之喇嘛，及號召力廣大之土司與夫頑梗野番之意向。昔時趙爾豐在康之軍事上的努力，即大部分在此三種人身上。近時在比較強頑之喇嘛，有鹽井之貢噶喇嘛，巴安之南康喇嘛，包大喇嘛，木裏之黃喇嘛等。裏塘之喇嘛寺，亦頗有支配一切之勢。而大金寺喇嘛，更倚藏軍為後援，多行橫霸。現在大金寺喇嘛，既已甘願就範，嚴守約束，南康喇嘛亦已伏誅。貢噶喇嘛及包大喇嘛等則素來即尊重川康軍。貢噶喇嘛雖死，其繼起者仍守其初衷。黃喇嘛狡黠多端，去年與本部所

乙 法兵佔吳川之史的觀察

日前報載廣州消息，謂廣州灣法國當局最近派兵越境進佔廣東吳川縣屬的東安，三柏墟，金魚，南路等村，建築軍用公路，佔我主權。當

派之宣慰使為難，伏兵謀襲，反自斃於流彈。其小喇嘛松典，近已承認就範，聽受扶植矣。此外西康之諸大德，則頗傾向於西康政府，如康定之絳巴格西（近已死去），甘孜之阿旺堪布等，皆先後受本部歡迎，到雅州一帶修法講經；即素稱強橫之裏塘大喇嘛寺，泰寧大喇嘛寺等，亦改易往昔態度，頗能遵從政府矣。土司之中頗多為我軍效力，對於軍事政務，皆竭力奉行其任務，故作戰時徵集防兵，供應烏拉糧食，頗能應手。平時清治匪盜，亦頗出力。其中之強頑者，如朱倭土司，業經伏誅，如崇喜毛丁曲登諸土司，則已改其故態，是以此次赤匪企圖竄入康境，而各土司皆與官軍聯合一致，使赤匪無由得逞，即由平日之傾向使然也。野番之中，如石渠娃（或稱色許娃）之就治理，前已言及。道孚鱧霍東北之魚科娃，頗稱強梗，昔日趙爾豐用兵魚科，亦未將其全部征服，在近年始由川康軍令其投誠。餘如夙喜多事之俄洛色達諸野番，近亦頗為安謐。瀘定東南之孺孺，數年前尚有劫場之舉，近亦不復為亂矣。

社會秩序

西康自民八以還，各地之夾霸甚多，商旅非結為大隊，不敢通行。在川康軍入戍以後，即從事肅清，首先在各縣成立保衛團，並斟酌需要，由各縣成立聯團，各地始漸安謐。南路尤稱難治，近已爬梳有緒。如南路夾霸之大首領甲谷頃貞亦已改行，並願出而維持地方秩序，故雖在大兵之後，地方秩序反較以前為佳，居民及商旅已不似從前之苦於搶劫。惟此次赤匪西竄，瀘定全縣均遭蹂躪，殘破不堪（縣城全部被焚，沿大渡河諸場亦受損失極巨），康定之雅嘉埡一帶，亦淪為戰區，丹巴為前防所在，無形損失亦巨，故善後頗須時日，而大兵雲集之區，糧食恐慌，又急待救濟也。

（二四，九，二九—三〇，北平晨報）

地人民，以其企圖莫測，羣憤憤激，電請粵省當局派員交涉；而兩廣交涉員甘介侯，亦有報告到京。關於這樁公案的如何交涉，據京電所傳，

外交當局以未到發表時期，內容未便公佈。但就我們的觀察，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而是法國圖謀擴大其印度支那的後果。茲就法人殖民之歷史分述如次，以供國人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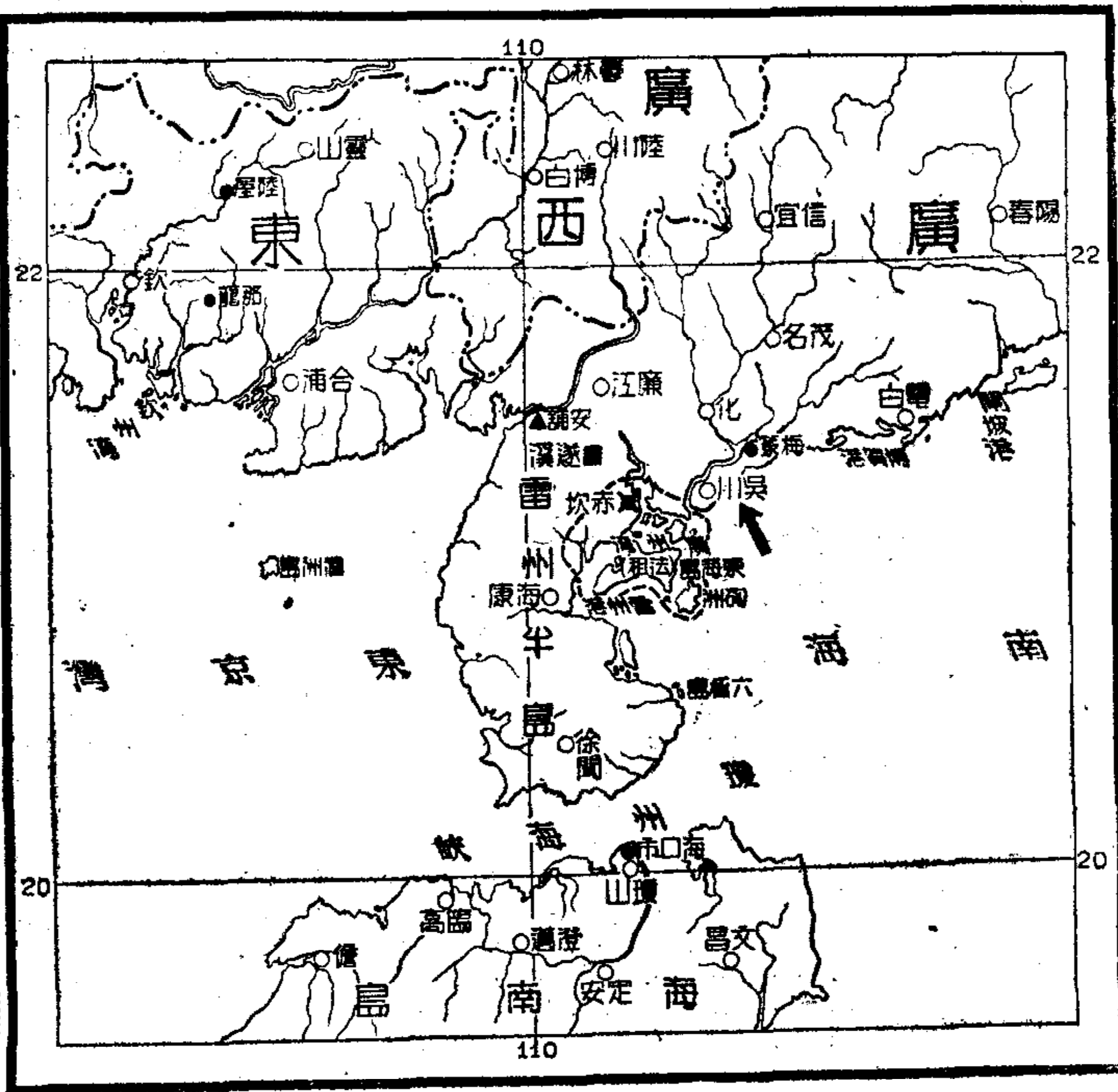
法國向亞洲殖民略史

法郎帝國開始向亞洲殖民，雖然是落在英俄之後，可是它所分到的東西，卻也不亞於那太陽不落的大英帝國。以時間的順序而言，它最初侵入近東的敘利亞，其次略印度，再次略印度支那，而蠶食雲南，覬覦兩粵，以中國為目標，還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事情。現在所謂法屬印度支那者，它是法國五個屬地總稱，即：一，交趾支那殖民地，其首府在西貢，為印度總督駐在地；二，安南保護國；三，柬埔寨保護地；四，東京與老撾的保護地；五，廣州灣租借地：全面積為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八十五方哩，大於法國的本部。可是，我們如果溯本窮源，看一看這個所謂法屬印度的史蹟，則不是中國的屬地，便是中國的領土；但昏瞶的清廷，非但不能守土衛民，竟一任法郎帝國予取予求，遺下了無窮的糾紛。

中日戰後法國的急進

在德法俄三國共同干涉日本返還遼東過程中，法國向中國取得了很大的報酬。最顯著的事實如於光緒廿一年（即一八九五年）中日媾和條約締結後，歷時未及兩月，法國駐京公使智拉爾，馬上便與慶親王奕劻訂了中法境界及陸路通商的續約，其中關於境界者，法國領土擴張到了湄公河東岸之地；關於鑛權者，法國對於開採兩廣及雲南的鑛山，有優先商辦權。然而法國並不以此為滿足，尤更進一步，派遣其工商團體，組織調查中國會，深入兩廣雲貴四川諸省，考察農工商業的實況。法公使並於光緒二十二年勸我國再興福州船政司，其野心之大，可見一斑。及英法協約告成，法人在中國南部諸省的利益，多被英人所迫害。於是法國遂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由其外務大臣伊穆哈多命駐北京公使伊穆哲拉向中國要求兩個條件：一，海南島不得割讓與他國；二，延長龍州鐵道，開採兩廣雲南鑛山，修繕滇安間通商道路。當時的滿清政府屈志媚外，竟一一承認，而啓法國更大的野心。故歷時僅一年（即光緒二十四年），法國以保持列強在華均勢為辭，得寸進尺，再提出四項要求：一，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得割讓與他國；二，自東京至雲南府之鐵道，由法國築造；三，

租借廣州灣九十九年；四，郵政事務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分下時，用法人承辦。當時除第四項因英人的反對而作罷論，第一第二兩項，則全部承認，而第三項也大體表示接受了。



圖中說明

- ↑ 爲吳川
- 爲廣州灣租借時之界線
- 爲遂溪，係法國藉口軍官致士遇害，要求租借廣州灣之地。
- × 爲赤坎，爲法人擬築赤安鐵路之起點。
- ▲ 爲安鋪，係赤安鐵道之終點，又爲通東京灣之海港。

繪圖志吳

廣州灣與吳川之關係

滿清政府在大體上是承認了廣州灣的租借，然對於租借區域與期限問題，則彼此磋商，延而不決，直至翌年夏季，法國派提督克爾若爾，中國派遺廣西提督蘇春元為劃界委員，往返談判，幾瀕決裂。會廣州灣附近遂溪縣有法國士官二名宣教，一名為匪殺害，法國遂抓住這個機會，由其新外相德爾喀色訓令克爾提督，以剿匪為名，率艦直逼港內，遂於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成立了城下之盟的租借廣州灣條約。其內容之重要者有如下數點：一，陸地南自遂溪縣所屬通明港沿官道，北至志滿墟，東北轉至赤坎，更東進調神島北部，復東至吳川縣所屬西炮台後面之間；水面自吳川縣之海口外三海里（中國十里）之水面起，沿岸西進至南通明港口外三海里之間，又東海島（即洪川島）嶺州島之全部，皆為租借區域。二，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三，期限內全屬法國管轄，得為軍事上的設備，又對於人民發佈命令，但不（？）妨礙中國主權。四，中國船舶往來，準中國各通商口岸同一待遇。五，赤坎至安舖之間，法國得設鐵道電線。從這個條約的本身看來，不但無異於廣州灣的賣身契，甚至還影響到雷州半島的安全。（見附圖）

丙 各省建置狀況

鄂豫兩省邊界發生糾紛

【漢口二十九日中央社電】省府頃准豫省政府咨：「豫南地方與黃安麻城毗連境界發生爭界糾紛，茲已委派秦呂兩委員前往該地切實查勘，請轉飭各縣遵照派員會同勘查，以備糾紛」等由。特令黃安麻城兩縣長遵照辦理云。

三省勘界代表在潯開首次會

【九江】察勘三省省界之內部及鄂贛皖省代表張恂等十人，二十二日午後舉行首次會議，決定二十四日晨乘小火輪先至上游鄂贛交界界線往贛交界，察勘江北三省界綫，犬牙相錯，自馬華堤至同仁堤，長約二百公里。此次察勘，預定一週竣事。至劃界辦法，三省代表表示，察勘後再交換意見。（二十二日中央社電）

觀觀中國南海的動向

法國雖然據佔了廣州灣的海軍根據地，取得與香港對峙的局面，但是他們對於南中國海的侵略，却隨其拓土殖民的慾念而加緊。遠在吳川事件以前，它所佔領的海南九小島，便是擴大其印度支那的先聲。他們不但佔領了九小島，並且還謀奪西沙羣島，從地理學家一直到航海技術人員，都殫精竭慮，研究怎樣才可以奪得西沙羣島。如一九三三年法國地理學會所出版的地理雜誌（十一月及十二月號），載有石克斯船長的一篇論文，以似是而非的謬論，基於所謂便利航海，建立氣象台，經濟的開發，軍事的砲壘，以及確定越南對於西沙羣島的主權為藉口，鼓吹直接佔領。現在西沙羣島雖未被佔，而雷州半島一角的吳川，竟發生派兵越境強佔領土的暴行，其性質的嚴重，較之過去海南九小島的被佔，幾不能相提並論。蓋它佔吳川，也同樣的可以佔一衣帶水的海南島；何況海南島的物產豐富，地位特殊，更足使法人垂涎三尺。所以我們應該把這次法人的進佔吳川，看做是法人侵略南中國海主要的一環。假使再因循自誤，不據理力爭，交涉妥貼，則我們相信這一類的事件，在中國將繼續不斷的發生。（農）

鄂皖贛劃界竣事將增設兩新縣

潯黃間設濱江縣，隸屬尚未定。皖設岳西縣，鄂劃一部歸管轄。

【漢口通信】鄂皖贛三省府，前奉中央命令，以邊區各縣疆界，須重行劃分。會同派員赴潯集會履勘，並在潯舉行劃界會議，關於便利行政及水利建設，特別加以注意，刻已竣事。鄂省勘界委員，由潯返鄂覆命。聞三省代表會商結果，就原有省界略加變更。擬將黃梅所屬之孔壘鎮以西地區，東至陳家營，及江西九江所轄之豐一、豐二兩鄉，另劃一縣，增設濱江縣治。詳細計劃，正由三省當局，會同擬訂，將來屬于何省，須候中央決定。惟此次劃界，於三省共有之馬華堤管理問題，有重大關係。蓋以該堤橫亘三省，平時培修，急時搶險，步驟頗難一致，每至

成巨災。不如改歸一省，庶專責成。至將來誰屬，以過夫分担經費而論，鄂省担任百分之五十六，皖省担任百分之三十一，贛省担任百分之十三，則將來劃歸鄂省，或可預測也。又皖屬舒城，霍山，潛山，太湖四縣邊境，與鄂屬英山縣，界域叢錯，皖主席劉鎮華，特商同鄂主席張羣，將各該縣錯亂區域，另設新縣，定名岳西，並經呈請委員長行營核准。鄂省政府，以該縣轄地，一部係本省地區，須派大員查勘，決定可否，經推委員范熙績親往履勘，並與劉氏面商一切，認為可行。今日特由皖電致省府秘書長盧鐸報告經過，電云，「武昌省政府秘書長馮生兄助鑒：英、霍、舒、潛、太湖邊區增加新縣一案，業經皖省府規劃妥善。其與鄂省有關者，僅英屬第三區陶家河附近數保，須劃歸新設之岳西縣管轄。查此種計劃，甚為合理。以地勢論，行政區域較為完整。就治安言，陶家河距英屬遠，政令素所難及，易為匪踞。基於上述理由，對皖省府所提辦法，弟已完全接受矣。再皖省籌設新縣，歷時頗久，值茲流匪竄擾，為節省時間，迅赴事功，早期實現起見，特將會呈稿與咨商同意公文，同時寄鄂；到後即請轉電主席，並提會討論，速予決定。弟范熙績叩」。(二四，一一，二二，申報)

潯屬西北兩鄉劃歸黃梅管轄

【漢口】鄂皖贛邊界，經中央及三省代表會勘後，在潯會議中有初步決定，將潯屬西北兩鄉，劃歸鄂黃梅管轄。省府以兩鄉歸併，黃梅轄境廣闊，決將該縣孔壘以下及與宿松接壤地區另增一縣，以便治理。(廿八日專電)

皖新設岳西一縣

【安慶通信】皖省潛(山)桐(城)舒(城)三縣交界地方，新設岳西縣治，籌備已久。現經呈報省府，正式成立。省政府當即核定預算，並委呂勤為該縣首任縣長。至前委岳西設治局長江濤，則調回民政廳任事。該縣縣長奉令後，昨已首途前往履新云。(十一日)

(二四，一一，一八，大公報)

湘西七縣促進漢苗同化

【長沙通信】湘西乾城鳳凰等七縣，漢苗雜居。前清時代，有綠營屯軍之設置，管理苗民，鎮壓變亂。二百餘年以來，相安無事。現任之新編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所部，即由該屯軍遞演改編而成。現湘省府綏靖湘西各縣，無論漢苗，一視同仁。近為發展文化，促成漢苗同化關係起見，令由陳渠珍師長擬具「乾鳳綏古保瀘麻七縣屯務委員會章程」，呈請綏靖處長劉建緒轉陳省府核辦。業經省務會議通過，並公佈施行。該委員會，即將組織成立，爰誌該項章程原文如下：(一)本會定名為乾(城)，鳳(凰)，綏(永綏)，古(丈)，保(靖)，瀘(溪)，麻(陽)七縣屯務委員會，以湘西綏靖處命令組織之。(二)本會為改進屯政，發展文化，調劑農村經濟，興辦農田水利，以促成漢苗同化為宗旨。(三)本會會址，附設屯務處，屯務處得斟酌情形，設乾城縣或鳳凰縣。(四)本會設委員十六人，以屯務處正副處長為常務委員，有屯七縣縣長為當然委員，餘由各縣各推一人組織之。(五)本會之職權如左：一、審核屯租收支，二、計劃屯官苗弁苗兵整理事宜，三、計劃屯務部隊整訓事宜，四、計劃有屯各縣保衛事宜，五、計劃建設事項。其提前舉辦事項如左：甲、擴充苗民教育，乙、建築道路，開通河渠，丙、組織漢苗合作事業，丁、設立貧民習藝所，戊、培植農林，修復原有磚卡堡壘邊牆。(六)本會推選委員，由有屯各縣選定熟悉屯務公正紳耆一人充任之，任期一年，但得連選連任。(七)本會每年國曆五、六兩月，各開大會一次，由常務委員召集之。會期兩星期，但必要時得延長之。(八)本會遇有重大緊要事件，或有會員五人以上之呈請，得由常務委員召集全體委員，開臨時會議，會期以一星期為限。(九)本會會議紀錄，及審核收支報告，應呈報省政府，並分緘各有屯縣政府備案。(十)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開會時，到會委員，得按道路遠近，酌給夫馬費十元至三十元；開會時委員及辦事員丁伙食雜用費等，實報實銷。(十一)本會經費，由屯租項下支用。(十二)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提議，呈請湖南省政府修改之。(十三)本章程自呈請湖南省政府核定日公佈施行云。(六日)(二四，一〇，一一，大公報)

察南三縣劃界竣事

【涿鹿通信】本省宣(化)懷(來)涿(鹿)三縣劃界事，前經三縣代表在下花園一度集議後，遂各分頭遵照決議案準備一切交接事宜，近已就緒。本縣已推定縣府第一二三科科長，參議會議長，縣城紳士紳王興周等五人為交接人員，於十月一日攜帶各種冊卷，齊赴下花園實行交接，並於事先通知宣(化)懷(來)兩縣政府，委派人員屆期前往辦理云。(二十七日)

土山鎮改名准予備案

【南京】江甯縣治土山鎮，改名東山鎮，紀念謝靈運，國府准予備案(十三日專電)

丁 各省水利狀況

滹沱河仁壽渠修理工程計劃

省府會議業已通過，工款將先撥發半數

【保定通訊】河北省滹沱河仁壽渠，二十四年汛後，修理工程計劃，業經灌溉委員會工程處長徐世大草擬完竣，建設廳於廿日提交省府會議通過；應需工款一萬三千餘元，准由財廳先撥半數動工。其計劃原文如下：

一，緣由

本年滹沱河洪水浩大，時間經久，為民國六年以來所未有。且兼霖雨旬日，致仁壽渠之堰閘及渠道，均有部份沖毀與坍塌之處。查堰閘工程，於本年五月全部完成後，本月初次遇洪，堰頂過水，深至二公尺，雖未達預計之最高洪量，但洶湧特甚，破壞力強大。攔水堰堆砌石及南北開下游堤岸石坡及石籠均有一部份沉陷，而渠道高岸陡坡亦受霖雨之浸濕，有數段之坍塌，渠底亦因而淤高。按本年洪水及雨量情形，此項損失，勢所難免，惟損毀之部亟應修復。當經實地勘查研究，擬具修理工程計劃；其堰閘部份，除修復損毀部份外，並增築加固工程，俾後遇

粵樂昌縣改名樂東

【香港】粵省府廿三日明令，將樂昌縣改名樂東縣。(廿三日中央社電)

西康建省會將由雅安遷康

【南京】西康建省會委員冷融談，建省會定下月由雅安遷康，定本月底先將建教兩部份遷往。本省政費中央按月補助一萬元，本省負擔五千元，共為萬五千元。教育費本年中央補助義務教育費三萬元，邊疆教育費三萬元，共為六萬元。正式成立省府之期，大約須在一年以後。(二十日專電)

類似或更大之洪水，不致發生同等情形。

二，概要

本計畫修理工程，分堰閘及渠道兩部份，分述於次：

甲 堰閘部份 堰閘之損壞擬修理者，為攔水堰北閘及南閘三項，其修理辦法如下：

一，**修復堤面** 此次洪水，堰頂水深平均達二公尺，流速每秒三公尺以上，堰坡倍之，以致損壞頗鉅。以面積論，共一千四百平方公尺，約居全堰面積百分之九。估計體積，為千九百立方公尺。此等沖壞之處，石塊逐流而去者半，陷入堰底者亦半。修復所需石料，須開採補充，惟堰面部份如仍用巨石碼砌，不但運輸困難，且其費工。茲擬改用高約一公尺之鐵絲籠裝石鋪面，雖不與他處一律，其鞏固或倍之也。

二，**堰面抹灰** 巨石砌面，隙縫甚多，悍流乘虛而入，以致掀起石塊，此為堰面沖壞原因之一。查去年舉辦導水工程時，曾將北端一段，用白灰抹縫，以防漏水。經洪之後，此段堰面，毫未損壞。茲擬仿此辦法，將下流堰面，除改鋪石籠及抹灰部份外，餘均用一。二白灰沙子膠泥塗抹，以求穩固。

三、**重砌堰坡隔水牆** 南段損壞最甚之處，第一道隔水牆大部沉陷，第二道隔水牆大部破裂。修復辦法，破裂者重砌，沉陷者加高。惟沉陷過深，牆頂在水內者，可逐段夾板打築一，三，六混泥土，待出水面後再行砌高。

四、**修理堰下游鐵絲籠** 下游鐵絲籠裝石沉陷之處，尚不甚多，惟籠蓋鐵絲，以大樹順流而下，割斷多處，應行修理，以免擴大。

五、**加固堰後短壩** 經洪之後，北開上游河灘，淤積甚高，平均高度約一〇〇・七公尺，面積三百餘畝。有此淤地之後，洪流情形為之一變。曩日自西而東直趨北開者，今須繞行斜入開口，出開之後，餘勢猶在，橫掃堤坡，以致塌陷。茲擬將北端短壩加長二十公尺，並加高至高度一〇一公尺，以矯流勢，使其直入開口。又堰後其他各短壩，均極收挑流之效，亦須稍事加固，以期永久。

六、**南北兩開添築消力檻** 查南北兩開底高度，均較河床為低，過開之水，流速增大，冲刷力極強，故此大洪水，兩開下游之石籠均遭冲陷，有深達三公尺者。茲為減殺過開之水勢計，擬在南北兩開各築消力檻兩道，其一貼靠開門之前，一則築於砌石海漫之前端，均用一，三，六混泥土建築，與海漫接合。在南開檻高七公尺，北開高五公尺，藉可節制水勢，減少冲刷之力。

七、**添鋪南北開石籠** 兩開海漫下游石籠，大部沉陷，茲擬再加石籠一層，較原範圍稍大。為避免施工時抽水挖槽工作之困難，將石籠堆置於已淤平之土面上，裝置完竣後，啓開放水刷沙，使其下沉。惟新加之籠，其高不必皆為一公尺，蓋以原籠沉陷之深淺各處不同，施工時須先用鐵釘札驗，如低不及一公尺者，籠高即照其數，在一公尺之上者即用一公尺，務使新籠沉陷之後，無高處海漫之弊。

八、**修理北開下游堤坡** 開下堤坡不必修復原狀，擬用拋石方法替代。砌石坡自海漫附近起，向東八十公尺內，凡坡面在高度九九公尺以下者，如拋石均厚八公分。惟在小水時，河底淤高，拋石不易沉至坡脚，可先將高出河底部份拋築，餘石存於堤上，待下次汛期時續拋之。

九、**重築南開拋石岸坡** 南開下游拋石岸坡，完全冲毀，擬就現狀加以修理，以護翼塘。

十、**修理北開下游圓石壩** 開下白灰砌石堤坡東端，原堆有坡石挑水壩若干道，最近一道被此次洪水完全沉陷，應行補充。其餘各圓石挑水壩，略有損毀者，亦須修理。

乙 渠道部份 查渠道部份應修理者，為：一，幹渠深挖及平挖兩段高岸埝坡。二，自流渠深挖段埝坡。三，幹渠及自流渠渠底淤土。

一、**幹渠埝坡** 幹渠深挖段埝坡者，共長三百公尺，平挖段長一・一七公里。查渠道兩旁，各留坡階一道，寬一公尺半，為節省挑挖工費計，擬擇埝土較少面之廢土先行清理，其對面暫不清除，以待來春冰融後再事大修。在深挖段清理南岸，平挖段則排除北岸。

二、**自流渠埝坡** 本項埝坡，計長七百四十公尺，因岸不高，擬均清理。

三、**幹渠及自流渠渠底淤土** 渠底淤土，厚自二公寸至六公寸不等，共長十四公里，又二百五十公尺，擬完全疏浚，以備放水。

三、工費估計

堰開修理工程，均屬零碎，無總包工可招，祇有分項招工承做，自辦材料。至於渠道土工，擬按人民服役辦法，由靈壽縣政府徵集當地農民挑挖，但仍津貼伙食費，每人每日一角。茲將各項工程工料，分別估計，列表於左：

| | | | |
|--------------------|--------|--------|--------|
| 甲，攔水堰 | 七・一七三元 | 乙，北開 | 二・四〇八元 |
| 丙，南開 | 二・一五八元 | 丁，渠道土工 | 一・五七一元 |
| 以上四項共計總工費洋一三・一一〇元。 | | | |

(二四，九，二三，北平晨報)

太原經委會機船包頭再度試航

【本報特訊】太原經委會所造之機船，再度試航一節，業誌本報。茲悉該機船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七分，從南海子上駛，經五日下午於十八日九時到烏米圖。因鋼舵轉頭損壞，經配做木舵後，使用不靈，又沿河領港隊安打標誌，亦僅做至臨河一帶，不便前進，在烏米圖因配做木舵停泊三日，當於二十二日由該處折回，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返抵南海子。惟就此次試驗結果，認為領港隊之效果極大，因此次試航上行下行概未發生攔淺事情，又關於損壞之鋼舵現正配做云。

(二四，一〇，二五，包頭日報)